





寶鈴文庫

新編剪燈餘話序



近時錢塘瞿氏著剪燈新話率皆新奇希異之事人多喜傳而樂道之由是其說盛行于世予友廣西布政李君昌期於旅寓之次取近代之事得於見聞者彙為一帙名之曰剪燈餘話予得而觀之初未暇詳也一夕燃巨燭繙閱達且不寐盡得其事之始終言之次第甚習也一日退食輒與同列語之則皆喜且愕曰途日必得奇書也何所言之事神異若此耶既而昌期以屬予序夫聖賢之大經大法載之於書者蓋已家傳人誦有不可斯異有足以廣材識資談論者亦所不廢昌期學博才高其文思之敏贍不啻泉之湧而山之積也故其所著穠麗豐蔚文采爛然讀之者莫不為之喜見鬚眉而欣然不厭也又何期快

剪燈餘話凡四卷計二十篇廣西布政使昂祺李公
繼錢塘瞿氏之作也公嘗以明經擢高第又嘗以名
進士纂脩中秘書其雄辯博洽蓋有素矣故其發爲
文章昭諸翰墨皆足以廣心志廓見聞而資益學識
也若是編者雖其緒音餘調笑之作然其立言比事
徃徃搜奇剔異詳書而備錄之亦豈無意乎而或者
乃謂所載多神異吾儒所未信余曰不然夫聖經賢
傳之垂憲立範以維持世道者固不可尚矣其裨官
小說卜筮農圃與九押闔籠罩縱橫術數之書亦莫
不有裨於時矧茲所記若餅師婦之貞譚氏婦之節
何思明之廉介吉復鄉之文誼賈祖二女之雅操真
文二生之俊傑識時舉有關於風化而足爲世勸者
彼其齊諧之記幽冥之錄搜神夷堅之誌述務爲荒

唐虛幻者豈得一經於言議哉若布政公之所記微
諸事則有驗揆諸理則不誣政人人所樂道而吾黨
所喜聞者也神異云乎哉且余聞之昌黎韓公傳毛
穎革華先正謂其珍果中之查黎特以備品末耳余
於是編亦以云或者唯唯因次第之序簡末庶資薇
垣高議之一噓焉

永樂十八年正月朔吉翰林脩撰
行在工部右侍郎同年友羅汝敬書

洪熙初余蒙

恩歸自嶺表訪舊于廬陵忠節之邦客有以元白遺
音來示曰至正妓人行乃吾同年廣西布政使李公
禎寓房山時所作暨翰林諸先生所跋也讀而感之
慨我同志遂因其人即其事致其來嘆之意書其後

而歸之明日又得其剪燈餘話之編首閱玉堂大手
筆諸公之序凡三首其卷四其篇二十皆湖海之奇
事今昔之異聞漱藝苑之芳潤暢詞林之風月錦心
綉口繪句締章于以羨善于以刺恣或凜若鈇鉞或
褒若華衮可以感發人之善心以懲創人之逸志省
之者足以興聞之者足以戒斯豈傳巖之近辭寔乃
薇垣之佳製也快吟而細讀之連日達曙驚喜不已
爲之嘆曰何吾李公於房山之暇得肆其力於翰墨
如是哉昔人謂作史有三長曰才學識今觀公之卓
冠時髦如王宇澄秋雲漢昭回可望而不可及而其
學問之該博識鑑之精通又不啻如川匯河輸而四
海一委鑑空衡平而理無不燭也有是哉公之能事
乎兼是三者之長而本之以聖賢之學抑何言之不

立何書之不著耶然此特以洩其暫爾之憤瀦一吐
其胸中之新奇而遊戲翰墨云耳豈公之至哉亦豈
士之望於公哉嗟乎以公之碩學令望暫試於方面
已善其治矣使其異日登庸廟堂職專輔弼則其論
道經邦黼黻

皇猷又當何如也雖然謂之剪燈餘話則日論嘉言
之不足于以繼其畧而續其緒餘抑豈不有以醒人
之耳目而滌其昏困耶然是編也侷諸垂世立教之
典雖有逕庭然士固有一飯不忘其君者伏惟

皇上帝宵旰圖治

九重萬幾日是不遑異時斯言倘獲上
聞一塵

聖聰亦未必不如大平御覽之一端以少資五雲大

畔之怡顏也故不敏什襲所錄欲刊而未能宣德癸丑夏知建寧府建陽縣事盱江張公光啓銳意欲廣其傳書來謂子所錄得真請壽諸梓遂序其始末以此本併元白遺音附之以同其刊是歲七月朔旦也

賜求樂甲申進士前翰林庶吉士 承直郎 秋官

主事文江劉敬子欽書 序畢

右剪燈餘話一帙乃大儒方伯李公之所撰也公學問諺博文章政事大鳴于時暇中因覽錢塘瞿氏所述剪燈新話公惜其措辭美而風教少關於是搜尋古今神異之事人倫節義之實著為詩文集集成卷名曰剪燈餘話蓋欲超乎瞿氏之所作也既成藏諸笈筥江湖好事者咸欲觀而未能予亦憾焉遂請于

○吾師吉文子欽劉先生以之示予開合如四不能釋手阮文尋義益究益深誠足以見方伯公道積厥躬而胸敷錦繡也吁是編之作雖非本於徑傳之旨然其可法惡可戒表節義礪風俗敦尚人倫之事多有之未必無補云於世也及觀王堂鉅公之序文方伯先生之佳作其雄辭麗句則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者亦有之矣予甚嘉之命工刻梓廣其所傳以副江湖好事者觀覽因之偶成近體八句併贅于後云

四海相傳新話工若觀餘話迥難同搜尋神異新
奇事敦尚人倫節義風一火煨成金現色幾宵細
剪燭搖紅咲予刻棗非狂僭化俗寧無小補功

晚生張光啓 謹題

新編剪燈餘話目錄

卷之一

長安夜行錄

月夜彈琴記

兩川都轄院志

卷之二

連理樹記

青城舞劍錄

鸞鸞傳

卷之三

鳳尾草記

雙奴傳

胡媚娘傳

聽經猿記

何思明遊鄴都錄

田洙遇薛濤聯句記

秋夕訪琵琶亭記

武平靈恠錄

慢亭遇仙錄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長安, 月夜, 連理, 青城, 鸞鸞, 鳳尾, 雙奴, 胡媚娘, 聽經, 何思明, 田洙, 薛濤, 秋夕, 琵琶, 武平, 慢亭.]

卷之四

洞天花燭記

泰山御史傳

江廟泥神記

芙蓉屏記

鞞轆會記

附錄至正妓人行

諸名公跋

後序

卷之五

賈雲華還魂記

目錄畢

剪燈餘話卷之一

廣西左布政使廬陵李昌祺編撰

翰林院庶吉士文江劉子欽訂定

上杭縣知縣盱江張光啓校刊

建陽縣縣丞何景春同校綉行

長安夜行錄

洪武初湯公銘之與文公原吉俱以老成練達學問

淵源政事文章推重當代未幾而秦郃之國湯公拜

右輔文公拜左輔隨從以行時天下大平人物繁庶

關中又漢唐故都遺跡俱在二公導翊之暇惟從容

於詩酒中臨眺於山川訪古尋幽未嘗相舍一日文

公謂湯公曰漢代諸陵盡在於此吾徒幸無案牘之

勞且有休退之日登高能賦此其時乎府僚洛陽巫

馬期仁對曰長陵安陵陽陵平陵皆在渭北咸陽原上高十二丈百二十七步惟茂陵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高十四丈百四十步其形方正狀類覆斗陵東爲衛將軍青墓又少東爲霍去病墓所謂象祚連山者西北爲公孫弘墓西一里爲李夫人墓山川雄秀與他處異公若欲遊宜先於是且興平去此十八里一日可到二公然之翌日遂往期仁從焉時九月二十日也暨歸至半途期仁馬乏追公不及因緩轡徐行不覺暝矣路遙天黑將近二更禽鳥飛鳴狐兔衝斥心甚恐且畏且行俄而望中隱隱有火光意謂人家不遠策馬以進至則果民舍也雙戶洞開燈猶未滅期仁下馬拴于庭樹之上入坐客次良久窅然不敢叩門惟屢警欬使其家知之少頃蒼頭自便戶出

問客何來期仁以實告蒼頭唯唯而去未幾主人出乃一少年常布脩然狀貌溫粹揖客與語言辭簡當問勞而已恭罷延入中堂規制幽雅可愛花卉芬芳几席雅潔坐定少年呼其妻出拜視之國色也年二十餘靚粧常服不屑朱鉛往來於香煙燭影中綽約若仙姝神女期仁私念彼尋常人而妻美若此必恠也亦不敢問遂巡設酒饌杯豆羅列雖不甚豐腆而奇美精緻迥非人間飲食少年相勸意甚殷懃酒半夫妻俱起拜曰公貴人前程遠大其有少懇欲託公以白於世期仁曰子夫婦爲誰所懇者何事少年曰公無恐當以誠告某唐人處此已七百餘年未嘗有至此者今公臨降迨天意歟某白於世必矣期仁曰願卒聞之少年羞赧低回欲說復止其妻曰何害我

則言之。妾夫開元間長安鬻餅師也。讓皇帝為寧王時，建第興慶坊，吾家適近王邸。妾夫故儒者，知有安史之禍，隱於餅以自晦。妾亦躬操井臼，滌器當壚，不敢以為耻也。王過見而悅之，妾夫不能庇其伉儷，遂為所奪。從入邸中，妾即以死自誓，終日不食。竟日不言。王使人開諭，有端莫之顧也。一夕召妾，託以程姬之疾，獲免。如此者月餘，王無柰何，叱遣歸家。當時史官既失妾夫婦姓名，不復登載。惟本事集云：唐寧王宅畔有賣餅者，妻羨王，取之。經歲，問曰：頗憶餅師否？召之，使見淚下如雨。王憫而還之，殊不知妾入王宮中，首尾只一月，而謂經歲。妾求死而得出，而謂召之使見。王實未嘗問妾，亦未嘗召妾夫至也。厚誣若此，何以堪之！而世之騷人墨客，有賦餅師婦吟，詠妾事。

者亦皆逞其才，思過於形容。至有句云：當時夫婿輕一諾，金屋茆簷兩迢迤。嗚呼！回思爾時事，出迫奪薰天之勢，妾夫尚敢喘息耶？今以輕一諾為妾夫罪，豈不冤哉！所謂有懇託公者，此也。期仁曰：若爾守義突為可嘉，正須直筆以勵風俗，而使之昧昧無聞，安得不飲恨於九原，面抱痛於百世哉！期仁不敏，濫以文辭稱當為子表而出之，但恐相傳已久，膠於見聞，一旦釐正，不免人疑願得子姓字以補史氏之缺，可乎？少年愀然不樂，曰：若顯余姓名，人間則負愧愈無盡矣。非所願也。期仁曰：然則如之何？少年曰：乞以前所云者辯正足矣。期仁復問曰：史稱寧王明柄幾先固讓儲副，號稱宗英，乃亦為是不道耶？少年曰：此自其常態，尚足恠乎？然在當時，諸王中最為讀書好學，雖

其負恃思寵昧於自見然見余拙婦以禮自持終不
忍犯其他宗室所為猶不足道若岐王進膳不設几
案令諸妓各捧一器品嘗之中王遇冷不向火寘兩
手於妙妓懷中須臾間易數人薛王則刻木為美人
衣之青衣夜宴則設以執燭女樂紛紛歌舞雜還其
燭又特異客欲作狂輒暗如漆事畢復明不知其何
術也如此之類難以悉舉無非窮極蒼淫滅棄禮法
設若墮其手中寧復得出則王之賢又不可不知也
酒罷夫婦各贈一詩其夫詩云

少年十五十六時隱身下混屠販兒不可無營坐
晦跡不說有學行求知四時活計看盪盪八節歡
情對酒卮

紫糖旋瀉光滴乳白麵新和軟截脂大堪納吉圍遊

棋

苜小可充盤圓疊棋火中幻出不虧缺素手纖纖擎

日月漢賢逃難親曾賣後漢趙岐逃難今我和光還

自捏室中菜婦知同調惚下孺仲敦高節自從結髮

共糟糠長能舉案供薇蕨怡怡伉儷真難保布服荆

釵有人悅樂昌明鏡一朝分奉倩寸腸中夜絕內家

非是少明眸外舍寒微豈好毬宋明帝宮中大宴以

扇障面帝大怒曰外舍寒微豈好毬寶位鴻圖既

云讓柳姿蒲質底須留貧賤只知操井臼庸未解

事王侯去劍俄然得再合覆流信矣可重收願揮董

筆祛疑惑聊為陳人洗愧羞

其妻詩曰

妾家閨闈本尋常茆屋衡門環堵墻辛勤未暇事
粧飾婉婉惟知佩禮章前年嫁得東隣子博學多

才貫經史致身不願取功名鬻餅寧身混閭里朝
朝日出拜門開童子高僧雜還來得錢即已隨閉
戶促席相看同舉杯何期忽作韓憑別赴水墜臺
心已訣紅蓮到處潔難汗白璧歸來完不缺當代
豪華久已亡負魂萬古抱悲傷煥公一掃荒唐論
為傳梁鴻與孟光
期仁玩之再四收拾囊中少年即命蒼頭導客東廳
就榻斯須遠寺鐘敲近村鷄唱曙色熹微晨光曉靄
開目視之但見身沾露以猶濕馬斲草而未休四顧
闐然咸無所覩乃以詩呈二公皆加賞異以為真得
唐體命刻之郡東以求其傳期仁果以文學陞至翰
苑八十九而終遂符遠大之說湯公後守吉安屢為
人道其詳如此云

聽經猿記

廬陵之屬邑吉水有東山焉根盤百里作鎮一方秀
麗清竒望之如畫後唐天成間有脩禪師者結草庵
于山之絕處樹木叢密路徑崎嶇曠歲彌年人跡罕
至惟樵夫深入時見師坐松下輒有羣鳥啣果集于
前師一一取食食訖飛去樵夫間以語人好事者相
率造庵訪之師方鼾睡扑握暖足棘披詩寒也暖足
伊尼衛床黃山詩也野衆異之競為除地集材建
大蘭若興工之始師召匠戒之曰汝手作人必飲酒
食肉此處山神利害不可輕犯如何匠齊應曰請斷
葷酒以從事師許之經月餘一匠忽思肉不可忍因
下山數日忽來政斲削間兩虎踰垣而入立匠者前
左右視作哮吼聲其人驚怖師曰必汝犯戒首實為

宜吾當遣去也。匠者解腰間布囊付師曰：適過醪橋市中買熟肉一塊帶來作下飯，無他也。師曰：是矣。因截作二段喂虎，撫其背曰：山子且去。言訖，虎隱人愈敬之。由是金帛之施，川匯河輸，棟宇旌嚴，不日而就既落成。師說法以報檀施，講演妙義，諸天雨花，俄而堂下分出五井，皆滿貯米麩油鹽菜，取以飯眾，不欠不餘。師曰：此五方龍王獻供以濟匱乏，可名此山曰龍濟寺。曰：清涼。今四井已湮，惟一尚在師庵前。喬木千章，蔽翳雲日，樹下盤石坦平，師每據之誦經，日以爲常有。老猿棲樹間，潛聽且窺，師熟一日，師偶出猿下着袈裟取經石上閱之。師還望見猿狼蹙走去，師不問亦不以告諸僧。但心識之曰：此已解悟矣。明日果有峽州袁秀才來謁師，知之請入相見，緇衣玄

巾風致，朴野叙禮竟。白師曰：遜姓袁，字文順，峽中人也。族大以蕃，不樂仕進，獨遜有志功名，求官輦下。明宗胡人暮年昏惑，賢士良才莫得而進，留滯數年，竟無所就。有知己者薦爲端州巡官，念瘴鄉惡土，實不願行。彼又勸之曰：子蹇困如此，尚暇擇地哉？不得已挈家抵任，未踰年，妻妾子女喪盡，憔悴一身，遂不復仕。往來江湖間，惟尋山望水，謝擾擾於名場，問道參禪，談空空於敝部，側聞尊宿，建大法幢，不憚遠來求依。淨社攢眉，蹙頰固非嗜酒之淵明，舉手敲推，頗類苦吟之賈島。如蒙不棄，夫復何求？即取書一幅呈師，乃贅啓也。其詞曰：

竊以生拳夢幻之身，蓋由惡業熟。三峽烟霞之路，亦自善緣臂推後通九居覆載之間，悉在輪迴。

之內共惟龍濟山主脩公大禪師坐下性融朗月
目泯空_禪術術數則允過於圖澄逞神通則端逾
於杯渡菩提本無樹_{六祖}機鋒肯讓於同抱松
栢摧爲薪_{唐白頭翁}悲詩泡影等觀於浮世十方瞻仰
四衆歸依如遜者天地毫毛山材蹤跡悲來抱樹
誰憐悽惻其傷弓窮則投林儔暇從容於擇木無
家可返有佛堪依痛茲妻子之淪亡坐此功名之
汨沒逢人舞劍素非通臂之才過寺題詩忽動歸
山之興乾旋坤轉無端變化幾湮沉_{孫恪妻}春去
秋來管得繁華有枯槁_詩伊欲出類而拔萃除非
捨妄以歸真指示迷途使入涅槃之路引登覺岸
遙登般若之舟惟願慈悲和尚攝受
師覽畢謂之曰絕好俊才兼通內典辱公不鄙壯觀

山門第有一事未便不敢不以相聞遜曰何事伏請
見喻師曰公若頂巾束髮在我教謂之沐猴而冠遽
使削髮被緇在公教謂之儒名墨行若斯二者何以
處之遜踉蹌若有慚色又之乃曰但使心向禪宗何
妨俗坊彫勿以形跡見拘也倘得食已殘之羊長源
自是俗人補未了之經次律豈非道者法門廣大何
所不容師曰若公之言真所謂朝三而暮四者也遜
曰何見譏之深也師曰偶然耳遂留之西館俾教行
童遜雖性識聰明文詞敏捷然戲舞跳梁好爲兕態
有時跣跣床上下以被蒙頭使僧徒禮拜曰此白衣觀
音見身也有時箕踞龕中以靛塗面令厨人致敬曰
此洪山大_聖監齋也_{寺監齋青面朱髮}大或納蛇鉢
中謂之降龍或縛猫座下謂之伏虎如此者不一僧

頗苦之以白于師師笑曰故態也善視之衆遂不敢
言遂亦自若也然山中景物經其題詠者甚衆多不
悉錄紀其一二尤者焉

題解空寺

古塔凌空玉筍高斜陽半歷水嘈嘈老禪掩却殘
經坐靜聽松聲沸海濤

書方丈

幾曲風琴響暗泉亂紅飛墜佛龕前白雲深護高
僧榻不與人間俗客眠

送僧出山

松翠侵衣屐印苔杖藜幾度此徘徊山僧忘却山
中好去入紅塵莫再來

詠鶴

遠辭華表傍禪關別却浮丘伴懶殘金磬數聲秋
日晚雙飛帶得白雲還

贈僧

一瓶一鉢一袈裟幾卷楞嚴到處家坐穩蒲團忘
出定滿身香雪墜曇花

布袋和尚

童子牽衣也不管放下布袋打鼾睡紫纏只是貪
嗔痴解脫無過戒定慧

毛女圖

衣紉柳葉不須裁蘿月秋懸寶鏡開鶴背幾隨王
母去蛾眉曾識祖龍來蟠桃結子三回熟若木爲
薪十度摧回首同時金屋伴重泉玉匣莖寒灰

落葉

萬片霜紅照日鮮，飛來階下覆苔磚。等閑不遣僧童掃，留信山中麋鹿眠。

方丈巢燕

花正開，雨霽春欲回。緝壘成雙到，穿簾作對來。飛上下，上下去，又還白門辭。王謝出入，傍禪關。鍾梵定，長廊清晝靜，遠近雛學飛。呢喃語，堪聽棲寺好。畫棟雕梁，巢莫保。秋去春復來，求伴山僧老。

山中回景

門逕苔深客到稀，遊絲低逐軟紅飛。松梢零落飄金粉，童子枝頭曬衲衣。

又

風敲牕竹驚僧定，鳥觸殘花墜間香。圓覺半函看已了，綉針自補舊衣裳。

又

幾點歸鴉幾杵鐘，紛紛涼月在孤松。清霜夜染千林樹，明月漫山一片紅。

又

十笏房清百衲溫，名香長是夜深焚。道人愛看梅梢月，分付山童莫掩門。

師一日忽升堂，命侍者召袁秀才來告之曰：秀才臘月三十日到矣。遂曰：某亦知之，師即唱偈示之曰：

萬法千門總是空，莫思嘯月更吟風。這遭打箇翻筋斗，跳入毘盧覺海中。

遂言下大悟，亦作二偈以答師。

泉石煙霞水木中，皮毛雖異性靈同。勞師為說無生偈，悟到無生始是空。

又

萬種嘍囉林大節千般伎倆木巢南儂今踏破三生路有甚禪機更要參唐王緝讀書嵩山有四人携籃來相訪自稱巢南林

大節孫文繡石硯高談劇論化爲猿去

唱訖端坐而化師集大衆曰此人有異汝等不可草草須要諦視僧乃羣聚細視則一猿也師始爲說前事衆皆嗟異舉○火茶毘之際師親摩其頂曰二百年後還汝受用至宋南渡末有民家婦懷妊將產夢猿入室而誕一男貌與猿肖及長不樂督娶堅求出家父母從之送入龍濟爲僧名宗整其後道價高重虎侍猿隨變幻神奇不可勝述世稱爲肉身菩薩果能重脩梵守大轉法輪如吉之螺山接待庵永寧橋皆其所建號支雲叢林稱爲支雲整禪公有語錄十

卷文集四卷其蛇穢說尤行四方迄今龍濟奉爲重開山祖師忌日猶有羣虎繞塔之異後人以整生時計之正協脩公所記亦神矣哉

月夜彈琴記

四明烏斯道博洽君子也洪武初除吉安永新知縣到任三日抵謁先聖于邑庠顧見殿楹礎邊隱隱有人形恠而問之儒士賀仲善進曰此宋譚節婦趙氏影也元下江南此地既歸附文丞相天祥起兵勤王復之未幾劉槃引元兵陷城中死者大半譚氏一家亦愴卒避難于學節婦匿大成殿亂兵追及見其年少色羨欲犯之婦大罵曰吾貴宗女名家婦豈汝犬彘耦哉且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恨不磔汝肉萬段喂鳥鴛吾有死而已豈耦汝犬彘哉兵怒并其

懷抱中一歲兒殺之血沁八磚之上自宋元至今磨以沙石煨以烈火愈見明瑩邑人義而祀之鳥公問祠安在仲善導至其所但見鼠穿敗壁苔綉空塔谷變陵遷悵貞魂之已遠時殊事異慨老屋之厯存公乃嘆曰此吾為令者之責也乃捐俸新其堂于泮池之上刻其影於碑石之陰仍親作文刊諸廡下讀者為之毛髮森竦涕泗交頤而節婦之名彰著矣公之子熙字緝之猶尚風槩且精於琴見節婦事喟喟歎慕作貞松操寫之絲桐一夕天空月明夜涼人靜獨坐軒中拂琴拽徽調絃轉軫忽有羨姬自外入緝之啞曰何物女子輒此來耶姬歛衽拜曰妾姓鍾名碧桃宋譚節婦侍兒也主母貞節上帝嘉之已位高仙見涖南嶽左右魏夫人所享天上之樂矣太上以其

影留下界恐人藝慢將命六丁取之藏諸洞天文昌忠孝司言影在孔子禮殿託得其所今必取之未免隨以風雷驚駭宜聖使之衣服冠而坐非所以重道崇儒也莫若留在人間○求為激勸其於世教甚非小補太上可之命玄樞省下鄆都令本學地靈常加守護雷部按臨以時審察今冥司建議以為陰陽之道貴遠嫌疑本學地靈但可外護若其親近宜用舊人以妾幸無罪戾夙侍教言授以薄職俾敬衛焉但視事以來依棲無所寄寓學宮土地祠猥廁男神甚不便當欲乞於節婦坐側別設一位題曰故侍兒鍾氏神主則身無所苦獲燕雀之幘幪鬼有所歸免魚龍之混雜如蒙矜憫即賜施行緝之許焉因問曰節婦仙居南嶽亦頗至祠中否姬曰不來也自尊公大

君子修葺之後，斲一下降，是夜萬籟無聲，月色如畫。主母臨睨，舊鄉人非物是，黃塵清水，塊土積蘇，不勝令威華表之感。因投琴鼓，悲風一曲，妾聽之淒然，雙淚雨落。主母顧謂曰：汝尚淹滯，鬼錄無以相慰，可取紙筆來，妾如言以進。即濡毫，集古句七言近體詩二十首，以賜擲筆，凌空而去。緝之曰：詩何所在？姬曰：妾寶之若珙璧，元本不可得，縱以相付，仙書雲篆，公亦不能識也。但可誦耳。宜即錄焉。詩曰：

花壓欄干春晝長

唐韋瓘

清歌一曲斷君腸

唐韋瓘

雲飛雨散知何處

唐韋瓘

天上人間兩渺茫

唐韋瓘

已託焦桐傳密意

宋

不將清瑟理霓裳

宋

江南舊事休重省

李璿

詞餘 桃葉桃根盡可

傷 庾詩 宋

右一

魂歸溟漠魄歸泉

三謝朱

却恨青娥誤少年

敬氏

自是桃花貪結子

唐王建

只應梅蕊故依然

詩統陳

風流肯落他人後

唐李

哀樂猶驚逝水前

詩統許

何事黃昏尚凝睇

鼓吹崔

孤燈挑盡未成眠

唐白樂

右二

寒蛩唧唧樹蒼蒼

三謝李

城上高樓接大荒

鼓吹

午夜漏聲催曉箭

唐杜

六街晴色動秋光

張吹

滿庭詩景飄紅葉

三謝李

此地悲風愁白楊

唐李

舞袖弓鞋渾忘却

屏上

人問惟有鼠拖腸

宋

右三

雲想衣裳花想容

唐李

青春已過亂離中

唐音

功名富貴若長在

唐李

得喪悲歡盡是空

唐

惚裏日光飛野馬韓巖前樹色隱房櫳唐王維音
身無彩鳳雙飛翼古李油壁香車不再逢詩統晏

右四

應笑無成返薛蘿古譚年年惆悵是春過古詩羅
時攀芳樹愁花盡古飛温寒恋重衾覺夢多唐飛温
桂嶺瘴來雲似墨古吹柳蜀江風澹水如羅唐飛音温
人生富貴須回首能詩卅事無幾奈爾何古吹司

右五

家在寒塘獨掩扉唐文音房劉高情雅澹世間稀古吹荆
不將脂粉浣顏色唐詩杜惟恨緇塵染素衣詩統陳
歸目併隨回鴈盡古吹柳離魂潛逐杜鵑飛古吹草
東風吹淚對花落古吹趙惆悵朱顏不復歸古吹宋

右六

有時顛倒着衣裳唐杜萬轉千回懶下床唐崔驚

艷骨已成蘭麝土古吹皮蓬門未識綺羅香古王素

漢朝冠蓋皆陵墓三體唐魏國山河半夕陽古吹益

滿眼波濤終古事古吹薛離人到此倍堪傷古吹羅

右七

一寸相思一寸灰古吹李且將團扇裏徘徊唐音王

月明古寺客初到古吹項風靜寒塘花正開古吹劉

綠水青山雖似舊古吹歌紅顏白髮迤相催古吹薛

無情不似多情苦草詞晏肯信愁腸日九迴古吹魯

右八

形容變盡語音存古吹蘇地曷難招自古魂古吹韓

閑結柳條思遠道古吹胡欲書花葉寄朝雲古吹李

惚殘夜月人何在古吹胡樹蘼蕪香鶴共聞古吹陸

今日獨經歌舞地三詩趙娟娟霜月冷侵門康伯詩

風火年年報虜塵三詩李每回回首即長嘆古吹李

明眸皓齒今何在南唐詩異服殊音不可親右吹柳

幾樹好花閑白晝古詩吳數株殘柳未勝春唐錫列

狂風落盡深紅色唐杜水遠山長愁殺人三詩李

絃管遙聽一半悲古吹司羅衾滴盡淚臙脂伯草堂康

鳥啼花落人何在古吹崔節去蜂愁蝶未知三詩

鵬上承塵纜一日三詩許雪殘鳩鵲亦多時南唐詩

綠雲斜墮金釵墜草堂獨立蒼茫自詠詩唐詩

右十一

煙郊四望夕陽曛古吹陳壯路干戈惜斃分古吹李

內屋金屏生色畫唐李粉霞紅綬藕絲裙唐李

兼葭浙瀝含秋雨古吹柳銅崔荒涼鎖暮雲古吹温

舊業已隨征戰盡唐音獨留青塚向黃昏唐詩

愁心一倍長離憂三詩李到處明知是暗投古吹鄭

雨盡香魂弔書客唐李夜深燈火上樊樓詩統

山中老宿依然在東詩檻外長江空自流唐音

明月易低人易散東詩寒鴉飛盡水悠悠三詩

葉滿苔階杵滿城古吹廬登高望遠自傷情洪家詩

瓊枝璧月春如昨仲草堂冰簟銀床夢不成唐温

衡作

往事悠悠增浩歎薛古能吹 清愁苒苒歸餘醒宋蘇

豈知一夕秦樓客唐音李 腸斷綠荷風雨聲唐音吳

芙蓉肌肉綠雲鬟唐音 泣雨傷春翠黛殘唐音王

欲管樓臺人窈窕宋王 山川龍戰血漫漫胡古曾吹

千年別恨調琴懶古吹 幾許幽情欲話難古吹

回首舊遊真是夢東詩統 寒潮惟帶夕陽還唐音

一見清明一改空鄭古準吹 每驚時節恨飄蓬三詩來

風塵荏苒音書絕甫詩杜 人物蕭條市井空古吹

荒墟暗鷄催曉月介詩統王 野花黃蝶領春風唐音

王環飛燕皆塵土草堂辛 只有襄王憶夢中唐音李

野塘晴暖獨徘徊古吹 欲賦慚非宋玉才唐音

絲管變成山鳥弄三詩李 屨廊空信野花埋古吹

情知到處身如寄詩統高 莫遣黃金謾作堆古吹

落落疎星滿太清唐音 寒江近戶漫流聲唐音

長疑好事皆虛事古吹 道是無情還有情唐音

且盡醪醕消積恨古吹 休將文字占時名古吹

秋來見月多歸思唐音 斜倚薰籠坐到明唐音

繞門清蘊絕塵埃古吹 白石蒼蒼半綠苔古吹

酒力漸消風力軟草堂 桃花淨盡菜花開唐音

一泓海水杯中瀉唐詩 萬里銘旌死後來唐音

右十八

右十七

右十六

右十五

右十四

右十三

世上英雄本無主唐李賀詩爭教紅粉不成灰唐張建封詩

詩 門前不改舊山河唐韋諷詩 蓮渚愁紅蕩碧波唐許渾詩

右十九

墜葉飄花難再復唐曹中詩 浮雲流水竟如何唐李商隱詩

魚龍穿窳秋江冷唐杜甫詩 鴻鴈不來風雨多唐趙承祐詩

窮巷悄然車馬絕唐杜甫詩 磬聲深夏出煙蘿唐古吹司圖

右二十

錄既畢仍指各句之下使細註出其書并作者名氏

緝之奇之因曰節婦仙居既已聞命其舅姑夫子拘

又如何姬曰天醫傳以玄洲不死之膏賜以完形復

體之符一門百口往梯仙國矣曰何謂梯仙姬曰九

初得道者皆送此脩行然後漸登品位猶登梯然故

曰梯仙緝之又曰爾何不偕往姬曰緣妾前生為女

醫誤投人藥致損貴胎以故再世罰為女身以償坐

此少緩尚隔兩塵緝之曰然則汝亦良家子乎姬曰

妾幼時父母以貧故鬻于趙氏趙故宋宗室也售妾

以媵其女女即節婦與妾年相若蒙其憐愛視猶骨

肉及歸譚氏妾從行焉時譚方門庭鼎盛珪組蟬聯

褥隱綉芙蓉極一時之富貴硯寒金井水灑萬斛之

珠璣所見所聞罔非禮義若長若幼皆擅才華主母

又聰明賢懿不出閨房雅善歌詞仍工筆札每有吟

詠錄似夫君一覽之餘輒焚其藁蓋以非婦人事不

欲使人知也我主君亦英邁夙成風流倜儻文章水

湧倒三峽之詞源議論風生驚四筵之雄辯妾侍左

餘

十六

右鮑聞訓言雖在賤微頗習詩禮不幸宋錄既訖元
運方興草昧英雄起空憐文相之勤王江山雲霧昏
可恨劉槃之賣國我主母絜身就死而婢子忍耻偷
生顛沛流離竄伏林莽主恩難報徒懷結草之心女
質易殂竟作鬻桑之鬼物情惡衰歎誰招碧玉之倚妾如
名之遊魂吾道屬難難儔莖綠珠石崇妾之弱骨萬言
莫盡大槩若斯不敢又留幽明路異遂去明日緝之
白諸父鳥公以為詩雖竒妙而恠誕不經不許越兩
月一夕緝之被酒不能寢起出軒前縱步挹天香於
丹桂翫月影於素娥已而前姬又進拜且言曰妾向
所求幸蒙允諾意公仁者見義勇為而側耳踰時未
聞施設君子有成人之美何憚而不果乎緝之謂曰
吾父弗汝信奈何可取當時無人知者一兩事語我

我曰之家君庶幾有證或可就也姬日記文丞相
兵時求新七大姓皆在勤王之列而我主君與東門
張御帶家為之首城復日人皆相慶獨主母有憂色
告主君曰城雖云復戎馬必再來城中之人定遭毒
手我夫婦生死未可知萬一不幸惟死而已誓不辱
也主君姑為好言以解之主母不以謂然主君又舉
司馬溫公語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主母搖首長歎
數聲取衣裙題詩十首于其上亦古語也
高髻雲鬟宮樣粧唐杜鵑妻詩嫁來長在舅姑傍唐音
寧知草動風塵起詩統墜素翻紅各自傷詩統
右一
雙鬟慵整玉搔頭唐音百感中來不自由唐杜牧詩
富貴繁華何處在詩統夕陽西下水東流杏壇

右二

夫子紅顏我少年唐音

嫁來不省出門前詩統

于今挽擲長街裏唐錫

萬古知心只老天詩統翁葉

陽廟詩

右三

殘粧滿面淚闌干鼓吹

鬢亂釵橫特地寒宋王介

不見玉顏空死處唐白

故園東望路漫漫詩三

右四

潮生滄海野棠春詩三

劍逐驚波玉委塵唐音

青血化為原上草宋馬

人生莫作婦人身唐白

右五

百年世事不勝悲唐杜

大廈元非一木枝宋王

慷慨西風淚橫臆詩統

此心惟有老夫知詩統

右六

血迸金鎗卧鐵衣鼓吹

江山猶是昔人非詩統

舊時王謝堂前燕唐錫

更傍誰家門戶飛唐音

右七

不見人烟空見花詩三

煙籠寒水月籠沙杜牧

人生自古誰無死宋蔡

莫怨春風當自嗟宋歐

右八

側垂高髻挿金鈿詩統

閑過春風六六年詩統

今日亂離俱是夢詩統

英雄無策庇嬋娟詩統

右九

起看天地色淒涼詩統

塵夢那知鶴夢長宋

血汗遊魂歸不得唐杜

新墳空莖舊衣裳古吹

右十

主君讀之曰若然吾何恨已而主母又指所抱兒曰我則死矣如此何主君曰吾固知之付之造物因以一金錢繫之項上弄之曰若遇兇人兒以此買命也遂相視泣下沾襟後遇害日金錢不知所在惟血漬成錢影一枚印兒傍第觀者不諦視故不知也詩亦惟妾記憶耳若此二事皆世所未知者緝之錄以呈父烏公尚未深信即命綺往文廟取水洗磚而驗焉則見兒影之傍錢迹宛宛然在衆始驚愕公乃如言題一主設於節婦神座側畔緝之又以酒殺祭之其夕姬來謝曰感君設位兼辱祭儀無以爲報公平生好琴但廣陵散一曲世久失傳妾承教主君尚憶之耳願以相授乃出其譜於袖中付緝之曰公善自愛妾不復來矣倏然而去由是彈琴大進獨步浙中斬

秘此曲弗以傳人緝之死譜亦竟絕焉

○何思明遊鄴都錄

何思明太宋人號爛柯樵者通五經猶專於易以性學自任酷不喜老佛間遇其徒於道輒斥之曰四民之中縱不爲士爲農爲工商豈不可也何至爲是哉著警論三篇每篇反復數千言推明天理辨析異端匡正人心扶植世教其上篇略曰先儒謂天即理也以其形體而言謂之天以其主宰而言謂之帝帝即天天即帝非蒼蒼之上別有一天宮居室處端冕垂旒若世之帝王者此叙老之論也不特此也又有所謂三天九天三十三天三帝九帝十方諸帝何天之多而帝之衆耶由是言之天未免如階級之形帝未免有割據之爭矣甚者尊漢張道陵爲天師天豈自

師乎以宋林氏女爲天妃天果有妃音配乎蓋天者
理之所從出聖人法天道陵縱聖亦人鬼耳使天而
師之是天乃道陵之不若也林女既死特遊魂耳使
天而妃之是天猶情慾之未忘也烏得爲天哉彼以
道陵天師也不敢遽指爲帝而加以師稱所以尊天
不知無是理適所以慢天彼以林氏天女也不敢儕
以爲鬼而蒙以妃號所以敬天不知爲是說乃所以
誣天也誣天慢天罪不容誅矣又謂世之人徒知在
天之天故見日月星辰之光風雨霜露之顯吉與凶
天之爲也禍與福天之降也是則然矣然不知有已
之天焉已之天即天之天是故丹扁煌煌天之君也
靈臺湛湛天之帝也三綱五常炳煥昭晰非日月星
辰之光乎禮樂法度明白正大非風雨霜露之教乎

已之君與天之君矣則凶也禍也必以類而從天之
帝與已之帝合則吉也福也亦以類而至達者信之
愚者懵焉冥頑微謂天爲不聞造惡自若然心之天
則固聞矣僥倖之徒謂天爲可諂淫祀是務然心之
帝已斥之矣庸昧之輩謂帝爲可罔矯誣是爲尋常
昧昧也而指天曰此可恃平昔蚩蚩也而怨天曰此
罔知每夕焚香不可告者多矣終年素食知而犯者
屢焉其持論言近指遠類如此至正丁酉正月初六
日偶得疾數日加恙諸生從俗私爲之禱思明知之
訓之曰賢輩雖曰讀書而燭理未徹鬼神豈可以酒
肉私人命豈可以紙錢買吾誰欺欺天乎是夜卒獨
心下稍暖不敢斂諸生環守之九七晝夜覺綿動候
之鼻中氣勃勃出急搗姜汁灌之良久眼開天明而

呼吸續矣十日始能言乃召弟子告曰二教之大鬼神之著其至矣乎曩吾癖見過毀老釋今致削官減祿幾不能生小子識之門人請其詳思明曰子不語怪固然亦不可不使汝曹知果報之不虛也始吾病革時見兩蒼蠅墮床前視之已變為人矣青衣黃巾紅抹額揖余曰奉命召君余問誰召其人曰內臺余曰亂離道梗何由可去且無知已在臺其人曰內臺內臺也余曰吾儒者不知所謂鄴都內臺其人怒囊余袋中袋類網罟結細繩爲之余坐袋內兩人持之行樹顛如飛時覺樹梢拂袋謾謾有聲既又入空濛中渺渺茫茫四無畔岸波濤洶湧腥風襲人黃巾挈囊如履平地余亦不覺有所苦也又半日方有路始出余袋中押過一所若把截處守者高鼻深目拳髮

胡鬚類回回人問黃巾曰何篆對曰朱篆又有二皂衣引一男子三婦人來守者又問何篆皂衣曰黑篆守者曰不可不仔細請觀之各出一牌長可寸半濶可寸許一朱字一墨字皆不可識守者曰是矣放入門黃巾偕余遵左廊而行彼則循右廊而去余因問曰此爲何所曰鄴都第一關也余方悟已死復問其所持牌何有朱墨之異曰冥司追人斃至而復出者則以朱永不出者則以墨余不覺失聲曰然則我當復生也黃巾曰雖當復生亦甚費周折余見其頗有相眷之意因免之曰某此行全賴二公作成黃巾曰自有主者我何能焉行數里入鐵圍城城門守者問如前而加功俄抵臺府黃巾曰公雖無重罪然陰道尚嚴不比凡世解索縛余頸牽以入先過冠服司主

者令去余衣巾曰送寄自房收余短衣囚首帶索而行及儀門一黃巾先去頃間引五六人出執余以入跪堦下臺尊服章如王者侍衛甚多問余曰爾非衢州儒士何思明乎余曰是也臺尊曰所貴乎儒者上窺鴻濛中法聖智下窮物理闢乾闔坤造妙詣微陶冶精醇橐籥亢和究無中有象之蘊妙陰陽動靜之根淵默澄凝以為體翕忽變化以為用出入無方會三於一夫是之謂儒而鬼神莫能窺之矣今爾偏執已見造作文詞謗毀仙真譏訕道佛天至大以堦級比之帝至尊以割據戲之妄論天師之魏妄辨天妃之稱其罪大矣且儒書中言天者不一若春秋書天王詩稱倪天之妹昊天其子使皆若爾論天既無師與妃又安得有王有姝有子者乎爾之學誠拘而不

通滯而有礙拘則局於一器滯則膠於一偶不通則固漏有礙則鄙癡真俗腐迂謬之士胡可冒儒者之名乎命取何姓簿來於余姓名下以朱筆抹之復傍註之畢省諭曰爾本合為六品官出入華要由爾弗信仙佛誣罔鬼神特降為七品余頓首謝且請改過臺尊曰此人面承腹誅退有後言可令閱獄折服其心數率梓余下付黃巾領去省業司中有寶塔一座僧立塔傍香燭幡幢燄煌羅列黃巾再拜余亦拜僧開塔取一大珠以金盤乘之黃巾以雙手擎捧前行余隨之皆幽暗境也余問僧誰乎曰導冥和尚也又問珠何為曰地藏王菩薩願珠也獄中業氣深重賴珠光照破不爾則鬼王於暗中食人心肝不得出矣於是首造一獄曰勘治不義之獄以磚砌一長槽滿

堆炭火火上焰燁燁然紅呼罪人跪槽邊出火中鐵條大如指刺入人眼連十餘貫而吊之如懸槁魚黃巾曰此男子在世不能恭友兄弟視如秦越輕滅大倫惟重財利受此報也次一獄曰勘治不睦之獄皆婦人老少相雜每人舌上掛一鈎鈎上懸一真石如西瓜旋轉不已舌出長尺餘痛不可當黃巾指曰此婦人在世不能和順閨門執守婦道使夫家分門割戶患若賊讎受此報也東南一獄稍大謂之閻浮總獄九流百姓諸等混雜之人皆在其中不令余入也總獄之北曰剔鏤幫人於枉以刀縷之如簍衣持小扇煽之茸茸然動澆以熱醋絕而復甦仍沃以水肉如故縷十餘度蓋世之兇惡虐害良善者治於此際剔鏤獄曰穢溷獄獄益大糞池滾沸如湯臭不可近

鬼以長義义人下煮之出沒其間頃刻潰爛化為蛆虫又以竹籬撈蛆於鍋中細炒之炒輒成灰仍汲糞汁灑之復成人亦十餘度余問此治何事黃巾曰此世之小人謗毀君子者治於此已乃相謂曰不須遍歷直引去那里看了罷遂出踰百步許入一門榜曰懲戒賍濫之門亦大獄也裸十餘人於地夜叉數輩狀貌猙惡以鐵索牽八九餓鬼來夜叉抽刀於裸者胸股間割肉寘鍋中煎之以啖餓鬼啖盡又割至餘筋骨而後已少焉葉風一吹肢體如故又有鐵蛇銅犬吓入血髓叫苦之聲動地皆人間清要之官而招權納賂欺世盜名或於任所陽為廉潔而陰受苞苴或於鄉里恃其官勢而分付公事九瞞人利己之徒皆在其中亦有一二與思明相識者觀畢回省業司

纏頭揮金不吝。又暮年罄矣。二人私議。悉貨產業。載以適武林。門戶老小。皆不顧。復卿患之。百喻莫可。怒而入閨。置酒與別。席間苦口規諫曰。吾與子既為深交。安可緘默。藥石之箴。朋友之責。縱人微言。輕弗能感悟。二公獨不為妻子計乎。則佯應之曰。兄言是吾輩知所警矣。復卿寓福州。生理如意。荏苒三秋。纔方返棹。比過錢塘。首訪二子。遇之於途。憔悴其形。襤褸其服。幾不相識。握手道左。不任唏噓。復卿即拉詣舟中。易以美衣。飲以醇酎。慰勞再三。情禮交至。二人泣數行下。曰。余惟不用兄言。故至於此。然悔無及矣。所恨煙花潑賤。乃大無情。吾二人萬金之貲。因渠破蕩。昨過其門。如不相識。麾叱使去。恨為已羞。必殺之。而後已。復卿解之曰。二公平生遨遊花街柳陌中。豈不

知彼門庭如此。尚奚怨為。人命至重。切不可輒與惡念。但早收拾回歸。若要本錢。此間一一應付。古人謂朋友有通財之義。若只啣杯酒。逐嬉遊。貧窮不相卹。患難不相顧。犬彘將不食其肉。尚可謂之人哉。於是各以二萬假之。二人挈所得。又復過妓者之家。妓見其衣巾整飾。顏色光華。頗以為訝。款待如舊。復卿促之曰。二人給曰。容略收拾。少候數時。萬一有幹。宜在先發。復卿曰。嘻。是何言歟。我若一去。子必不能動身。便一兩月。亦須等候。豈敢相拋耶。夫何彥益遇疾。卧于妓家。侍夫日往扶持。亦染其證。未浹旬。相繼殞沒。復卿往哭。盡哀。繒衣漆棺。殮皆如禮。仍剗羊醜酒。設祭。奠殯於靈隱寺僧舍。比開舟。又携酒。殺往奠賦詩悼之。

詩曰

生死交情不敢虧，一盃重奠淚雙垂。
遊魂好共故人去，莫向東風怨子規。
人間急景似飛梭，枉費黃金買笑歌。
斷雨殘雲休更念，相携蓮座禮彌陀。
秋月春花開妓館，清風明月寄僧房。
欲知人世傷心事，渾是南柯夢一場。
名花兩朶色偏嬌，惆悵看花客去遙。
絕似章臺楊柳樹，別人手裏舞長條。
泉路茫茫隔死生，江湖贏得浪遊名。
鄰家怕聽妻兒哭，斷盡人腸是此聲。
舞困歌闌未肯休，繁華不爲少年留。
早知白骨無壞處，惜取黃金換土丘。

右六首

醉畢解纜抵家，月餘即走毘陵。省其妻子，告以物故之由，述其殞殮之悉。又出四萬緡付二家，責其族人爲之經紀，使不失所。無慰之曰：賢夫骨殖待區區過杭，必當取回貴鄉，求福地安葬，勿慮也。已而復卿果貿遷兩浙，獲利十倍，躬往靈隱，手自啓殯，以小木函貯之，帶回無錫山中，買地以窆。百需所出，皆自復卿并召僧建水陸齋，三晝夜，以薦冥福。清風高誼，傳播江湖間。俄值亢末喪亂，人咸洵洵，復卿無以爲計，默坐于家，忽得夫彥益聯袂而來，吉公忘其死也，欣然相接。彥益曰：公燕居深念，似有重憂。復卿告以故，兩人同應曰：無妨，吾已請命上天，令率陰靈衛公宅眷。言訖，隱形方悟其死，自爾復卿之家，雖出兵戈中。

鮮遇驚恐安然如平時至洪武己酉壽八十一無疾而終又二年壬子同縣徐建寅爲四川蒼溪丞於山中見旌旗甲馬從者百餘氣象甚都謂是上司官負立道傍候其過至則復卿也顧徐曰聞爾哦松此邑久欲一見便下馬叙話問鄉曲及其家事甚詳徐於復卿爲通家子因再拜問曰姻丈謝世以來服已闋矣何得若是復卿云上帝以余薄有陰隲命爲兩川都轄院主者職事尊重全蜀土地社公及不入祀典神祇悉聽節制前村古宇吾所治也部下判官四今尚缺二員已奏保得夫彥益矣早晚將至子當爲吾脩葺廟貌吾當爲國福祐生靈况爾少年乍到官守匪吾陰相曷至聲名徐拱手請教吉公曰廣恕兩字符也惟廣可以律身惟恕可以近民廣則心有養恕

則民易親民親化行能事畢矣語訖策馬去其疾如飛徐惘然前至村落果有故祠一所峙于上椒詢之鄉老曰此都轄相公廟也多年頽圯近間稍稍有人見騎馬導從出入其中頗著靈響老夫輩擬新其棟宇宇尚未興工徐丞聞之喜告以見復卿事即勸成之兼助其費專委縣吏鄒忠董其役未幾而完仍揭舊額塑復卿像于堂中肖得夫彥益于東西廡遣人走夔州求太守盛南金文刻碑序公事蹟由是威惠大振利澤昭彰遠方之民水旱疾疫禱輒立應後徐任蒲便道過家訪復卿二子元禮元信首及茲事元禮曰余兄弟向夢二人言蒙尊公謬舉爲兩川都轄院判官來日起程敬詣拜別近有至自毘陵者能言其家亦得夢如此皆莫曉所謂今聞公所說悟先子

之爲神而於二君亦可謂生死而骨肉者。明年徐
再任往謁于廟則丹碧焯焯於時有耀眊牢酒楮祭
日無虛處處村村家家戶戶視迨今神迹顯著香火不
絕云

剪燈餘話卷之二

廣西左布政使廬陵李

昌祺 編撰

翰林院庶吉士文江劉 子欽 訂定

上杭縣知縣 旸江張 光啓 校刊

連理樹記

上官守愚者揚州江都人爲奎章閣授經郎時居順
天館東與國史檢討賈虛中爲隣賈柯敬仲友也工
詩善畫家藏古琴三張曰瓊瑤音環珮音蓬萊音皆
敬仲所鑿定守愚亦雅好吟詠兼嗜綠綺與賈交游
特厚每休暇過從詩酒琴棋從容竟日賈無嗣止三
女嘗曰吾三女可比三琴遂取琴名各女焉守愚子
粹甚清俊聰敏生時人送唐文粹一部故字粹然

年十歲因遣就賈學賈夫婦愛之如子三亦視之
猶兄弟呼為粹舍嘗與其幼女蓬萊同讀書學畫學
畫深相愛重賈妻戲之曰使蓬萊他日得婿如粹舍
足矣歸以告守愚曰吾意正然遣媒言議各已許諾
粹二人亦私喜不勝不期賈忽罷歸姻事竟弗諧後
三年守愚出為福州治中始至僦居民舍得樓三楹
而對街一樓猶清雅問之乃賈氏宅也守愚即日往
訪則瓊瑤環珮已適人惟蓬萊在室亦許婚林氏矣
粹聞之悒快殊甚蓬萊雖為父母許他姓然亦非其
意也知粹至欲一會而末由彼此時時凝立樓欄相
視不能發語蓬萊一日以白練帕裹象棋子擲粹粹
接視之上畫緋桃題一詩曰
朱砂顏色瓣重臺曾是劉晨舊看來只好天台雲

裏種莫教移近俗人栽

粹識其意然靜而思之彼業已定矣莫如之向亦畫
梅花一枝寫詩以復詩曰

玉蕊含春捏素羅歲寒心事諒無他縱令肯作仙
郎伴其奈孤山處士何

用絲繩繫琴軫三枚墜之投還蓬萊蓬萊展看有孤
山處士之說知其謂已訂盟林氏衷情不白惟悶悶
而已未踰時值上元節閩俗放燈甚盛男女縱觀粹
察賈氏宅眷必往乃潛伺于其門更深人靜果有女
夫昇轎數乘而前蓬萊與母三四輩上轎婢妾追隨
相續不絕粹尾其後過十餘街度不得見乃行吟轎
傍曰

天遣香街靜處逢銀燈影裏見驚鴻絲綉亦似蓬

山隔鷺自西飛鶴自東

蓬萊知其粹也欲呼與語訴其所懷而從者紛紜不敢啓口亦於轎中微吟曰

莫向梅花怨薄情梅花肯負歲寒盟調羹欲問真消息已許風流宋廣平

粹聽之知其答已梅花之作不覺感歎歸坐樓中念蓬萊之意雖堅而林氏之聘終不可改乃賦鳳分飛曲以寄之曰

梧桐凝露鮮飈起五色琅玕夜新洗
橋翩翩颺擬並棲九苞文彩如霞綺
驚飛忽作丹山別弄玉蕭聲怨嗚咽
咫尺秦臺隔弱流瑣窻繡戶空明月
颺颺掃尾儀朝陽可憐相望不相將
下謫塵寰伴九鳥不如交頸兩鴛鴦

詩成無便寄去忽賈遣婢送荔子一盤來粹詭曰往在都下與蓬萊同學有書數冊未取以此怙呈之婢早送見還也婢不悟是詩持去迤與蓬萊讀之垂泣曰嗟乎郎尚不余諒也乃作龍劍合曲答之示終身相從之意寫以魚箋密寘古文真寶中付婢綠荷曰粹舍取舊所讀詩此是也汝持去還之婢送粹所揭之中有箋爛然知必詩也題曰龍劍合曲曲曰

龍劍埋沒獄間久巨靈畫衛鬼夜守蛟螭藏魍魎走精光橫天氣射斗冲玄雲發金鑰至寶稀世有竒姿爍人聲撼牖鶴膏潤鐔鳳刻首龍劍煌新離房靜垂流電舞飛霜影含秋水刃拂銍麗敷團金寶珠裝司空觀之識其良懸諸玉帶間金章紫焰煌煌明瑤璫星折中台事豈常逡巡莫敢住一去

墮渺茫龍靈是龍精瑩如鵬尾搖清冰雄作萬里
別雌傷千古情。雙留塵埃匣何日可合。并會當逐
風雷相尋入。延平純鈞在。捧琬縱然貴重。匪我匹
我匹。父卧單水雲一雙。遙憐兩地分。度山仍越壑
苦辛不可言。天遣雷煥兒。佩之大澤瀆。鑿然一躍
同駿奔。駭浪驚濤白。晝昏始知神物自有耦。千秋
萬歲肯離羣。

粹讀之曰。清才麗句。無婦人女子萎恭之氣。宛然李
青蓮之韻度也。是豈尋常庸碌者之妃哉。俄而聞中
大疫。蓬萊所議林生竟死。賈夫婦知粹未嘗。乃遣人
報守愚求終好。守愚欣躍從之。六禮既備。親迎有期。
花燭之夕。粹與蓬萊相見。不啻若仙降也。因各賦詩
一首以志喜。時至正十九年己亥二月八日也。粹詩

曰
海棠開處燕來時。折得東風第一枝。鴛枕且酬交
頸願。魚笺莫賦斷腸詞。桃花染帕春先返。柳葉蛾
黃畫未遲。不用同心雙結帶。新人元是舊相知。

蓬萊詩曰
與君相見即相憐。有分終須到底圓。舊女婿為新
女婿。惡因緣化好因緣。秋波淺淺銀燈下。春筍纖
纖玉鏡前。天遣赤繩先繫足。從今喚作並頭蓮。
蓬萊自入上官之門。孝事舅姑。恭順夫子。一家內外
罔不稱賢。暇則與粹唱和詩詞。娛情琴畫。平生所作
編成一集。粹題之曰絮雪藁。且為序於首簡。詩與序
多不錄。姑載一二以傳好事者。

閨怨

露顆珠團團水肌玉釧寒杏梁樓隻燕菱鏡掩孤
鶯殘樹枯黃遍圓荷濕翠乾綉奩生色畫牕下帶
愁看

白苧詞二首

茜裙紫袖映猩紅飛絮輕颺桃花風緩歌白苧捧
玉鍾嬌音芳韻繞簾籠梁塵飛墮雲凝空秋波回
目蛾掃黛餘聲悠揚歌還在歌當細聽杯當再綠
鬢朱顏能久待

又

響如蒼玉觸鳴璣蹠蹠錦袖紅地衣迴風激雪當
世稀翻身按節疾如飛香塵濛濛髮委墜玳筵夜
靜紗燈晦蛟綃濕逗臙脂淚

春曉曲

芳池水影薄曲檻鳥聲嬌鸞鏡紅綿冷蛾眉翠黛
銷冶容舒嫩萼幽思結柔條纖指收花露輕將雪
粉調

秋夜曲

幽蘭露華重羅幌涼風動冰匣掩香紈繡衾誰與
共螢影度踈簾獸爇^帶裊裊銀缸芳焰滅自脫翠花
鈿

詠蝶

薄翅凝香粉新衣染媚黃風流誰得似兩兩宿花
房

謝大姊惠鞋

蓮瓣娟娟遠寄將綉羅猶帶指尖香宮鸞着上無
行處獨立花陰看鴈行

詠並蒂荔枝

植物生聯蒂，應知造化成。深閨憔悴質，見爾重含情。

園中詠菜

蒲圃綠纖纖，芳苗雨後添。惟應窮措大，咬得寸根

慙。

粹時才名籍甚，當道有欲薦之者。蓬萊苦口止之曰：今風塵道梗，望都下如在天上，君豈可舍父母之養而遠赴功名之途乎？獨不見王仲孺妻之言曰：令孤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哉？粹然之亦無意於出，乃以親老辭。次年治中物故，又明年爲至正壬寅，聞城爲盜所擾，城中大姓多避匿山谷，粹亦挈家遁，盜蹤跡得之，盡戕其一門，留蓬萊一人不殺，將以爲妻。蓬萊

知不免，給盜曰：我一家盡死，無所於歸，將軍縱舍我，我亦何以爲生乎？願事將軍終身，乞埋其故夫，然後相從，未晚也。盜喜從之。同至屍所，拔佩刀爲掘一坑，掘訖，植刀於地，坐于傍，曰：吾倦矣，吾倦矣，目蓬萊使取刀抄土掩之。蓬萊即舉刀自刎，曰：死作一處，無恨也。盜遽起，奪刀已絕咽矣。盜怒曰：汝死則死，我定不教汝死作一處。遂埋蓬萊二十步外，使兩塚相望。其年燕只普化爲福建行省平章，乃集諸縣民兵克城，民方復業，又數年有同避寇者，始備說蓬萊事。平章遣人視之，將以禮改葬。至則兩墓之上各生一樹，相向枝連柯抱，糾結不可解。使者歸報，平章親往視之，果不謬，乃不敢發，但加修葺，仍設奠祭焉。人呼爲連理塚，樹間人至今稱之不絕。

○田洙遇薛濤聯句記

五羊田洙字孟沅，洪武十七年甲子四月，隨父百祿赴蜀，成都教官。洙清雅有標致，書畫琴棋靡所不曉。諸生日與嬉遊，愛之遇於同氣。凡遠近名山勝境，吟賞迨遍。嘗曰：吾平生懶事聲利，但長得好處，登臨足矣。明年秋，百祿將遣回，洙母不忍舍，乃曰：兒來未久，奈何使去？且官清糴冷，路費艱難，公宜入思。百祿乃謀於諸生之親厚者，使開館於人家。一則自可讀書進學，一則藉俸金為歸計。諸生深幸洙留，遂薦於附郭大姓張氏。次歲丙寅正月十八日，設帳庠序，朋好羣送以往。張大喜，開宴待為上賓。且謂百祿曰：令嗣晚間免回，可令就宿舍下。百祿許之。至二月花晨，洙解齋歸省，偶經一所，境甚幽偏，山下皆桃樹，花方盛。

開洙愛之，小立徘徊，忽見桃林中一美人，延竚花下，洙不敢顧而去。爾後經從，美人必在門首。一日洙過，偶遺所得俸金，美人命婢拾以還。洙洙感激，明日詣謝。至門，丫鬟入報曰：前遺金郎來矣。請入內廳。美人出相見，笑問曰：君非張運使宅西賓乎？洙曰：然。且謝還金事。美人曰：張氏一家親戚，彼西賓即吾西賓。奚謝為？洙起揖曰：敢問夫人名閼為誰？與弊東何親？美人曰：此為平姓成都故族也。妾文孝坊薛氏女，嫁平幼子康，不幸早卒。妾獨孀居，坐父茶至，再洙辭出。美人留之曰：今夕且宿寒舍。若戲東和君至此，而妾不能為一欸曲，惶媿殊甚。即陳酒饌，設二席，與洙耦坐。坐中勸酌極至，語雜諧謔。洙以其張氏姻婭，不敢少縱。美人曰：聞君個倘俊才，雅能賦詠，何至作儒生酸。

乎妾雖不敏亦頗解吟事今既遇賞音而高山流水
何惜一奏因盡出其家所藏唐賢遺墨示洙其中元
稹杜牧高駢詩詞手翰猶多皆真跡炳然如新洙玩
之不忍釋手美人麾婢徹去舊姐別出佳殺中多異
味不能識取玻璃杯酌洙洙口占一詩曰
路入桃源小洞天亂紅飛處遇嬋娟襄王誤作高
唐愛不是陽臺雲雨仙

美人曰佳則佳矣然短章寥寥不足以盡興用落花
為題共聯一首如何洙曰謹如教美人唱曰

韶豔應難挽 芳華信易凋 綴堦紅尚媚

委地白仍嬌 墜速如辭樹 飛遲似恋條

蕤鋪新蹙綉 草疊巧裁綃 麗質愁先殞

香魂痛莫招 燕銜歸故壘 蝶逐過危橋

粘帙將晞露 衝簾乍起颺 遇晴猶有態

經雨倍無聊 蜂趁低兼絮 魚吞細雜藻

輕盈珠履踐 零亂翠鈿飄 鳥過生愁觸

兒嬉最怕搖 褪英浮雨澗 殘蕊漾風潮

積逕教童掃 沿流倩水漂 媚人沾錦瑟

淪茗入詩瓢 玉貌樓前墮 水容夢裏消

芳園曾藉坐 長路或追鑣 羅扇姬滅瓣

筠籬僕護苗 折來隨手盡 帶處近髮焦

泥沈猶悽慘 缺空更寂寥 蕭濃陰自厚

蒂密子偏饒 豈必分葢溷 寧馬上研硝

香餘何吝竊 珮解不煩邀 冶態宜官額

痴情妬舞腰 粧臺休浪拂 留伴可憐宵

聯成美人出小箋寫之寫訖夜已二鼓延入寢室自

薦枕席魚水歡情極其纏纏枕邊切切叮嚀洙曰慎
勿輕言若賢東知之彼此名節喪盡矣次日以卧獅
玳鎮紙一秋贈洙送至門外曰無事再來勿效薄倖
也洙遂給館東曰老母相念之深必令歸家宿歇不
敢留此館東信之洙由是常宿羨人所踰半年人無
知者惟賞花玩月舉白弄琴曲盡人間之樂一夕與
洙論詩曰唐人喜作回文近時罕見洙曰惟夫人柔
情幽思談笑為之若子荒鈍為復措辭羨人笑曰請
試命題以求教益洙遽曰四時詞也羨人即賦詩曰
花朶幾枝柔傍砌柳絲千縷細搖風霞明半嶺西
斜日月上孫村一樹松
涼回翠簾冰人冷齒沁清泉夏井寒香篆裊風清
縷縷紙惚明月白團團

蘆雪覆汀秋水白柳風凋樹晚山蒼孤燈客夢驚
空館獨鴈征書寄遠鄉

天凍雨寒朝閉戶雪飛風冷夜開城鮮紅炭火圍
爐煖淺碧茶甌注茗清

讀與洙聽洙歎其敏妙將濡毫屬和羨人曰政所謂
木桃瓊玖敢望報乎洙荅曰真乃是白雪雜陽春難
為和耳亦賡四韻曰

芳樹吐花紅過雨入簾飛絮白驚風黃添曉色春
舒柳粉落晴香雪覆松

瓜浮甕水涼消暑藕疊盤冰翠嚼寒斜石近堦穿
筍密小池舒葉出荷圍

殘日絢紅霜葉赤薄煙籠樹晚林蒼鸞書寄恨盡
封淚蝶夢驚德怕念鄉

風捲雪蓬寒罷釣月輝霜拆冷敲城濃香酒泛霞
杯滿淡影梅橫紙帳清

美人且讀且笑曰絕妙好詞但兩韻俱和則善矣洙
曰君子不欲多上人輸一籌耳洙因曰蜀中山水奇
勝自昔以來多產佳麗若昭君文君薛輩洙以夫人
方之迨亦有優劣乎美人曰昭君遠嫁胡沙卓氏當
壚可耻貌美命薄俱受苦辛使子遇薛濤亦不啻如
今日也由是言之固為優矣洙曰濤妓女何敢上擬
夫人但其才貌亦可謂難得者余嘗讀秦再思紀異
錄云高千里鎮蜀嘗開宴改一字今日口有似沒量
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高曰柰何一條曲濤曰相公
尚使沒量斗窮酒佐三條椽有一條曲又何足恠婦
人敏贍誠未易比美人曰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如此之類特戲笑之語爾若其水國兼葭夜有霜
月寒山色共蒼蒼誰云萬里自今夕離夢香如開塞
長之作可以伯仲杜牧而尤善製小箋至今蜀人號
薛濤箋而子以妓女薄之非知濤者也酒罷就枕洙
餽以八珠耳璫一付美人謝曰謹當佩服猶君子之
常在耳邊也又踰時洙母病遂輟講歸侍湯藥如此
三月餘方愈美人迓其久不來恐有他遇乃懊惱曲
怨之會洙母疾愈復入齋是夕即造平氏美人迎謂
曰何久別耶洙以實告美人曰三月不違人今違人
三月矣洙戲之曰三月不知肉味知肉味在今夕矣
談譔間出前曲示洙曲曰

黑鉛鑄釵難為鋒碧笄製衣寧禦風歎漆阿膠忽
紛解清塵濁水何由逢逢請看綠草南園蝶並宿

花房花亦悅鴛鴦頭白不相離那學秋胡便長別
別東隣羨女紅玉梭雪縷鳳機成素羅兩意雲情
肯輕許縱然折齒將如何何深深求巷閉風月錦
帳蘭缸淚如血血點年源又尚紅至今酒在同心
結

洙愛其才色眷戀愈深美人亦重洙文采傾竭不吝
謂洙曰向時聯句未盡高情今夕當輕彈謾舞淺酌
微吟再成一首庶見吾二人勍敵也乃以睡鴨燼焚
香紅蚪脯薦酒鈎簾望月並坐前楹洙曰昔韓昌黎
與孟郊有城南聯句闕雞石鼎秋雨等作宏詞險韻
膾炙人口今茲之賦宜命作月夜聯句以五十韻為
率夫人然之否乎美人曰吾意也洙乃請美人先賦
曰

庭月如鋪練薛池星似撒棋洙天空河影澹薛
節換斗拘移洙梨棗低垂樹薛藤蘿密蔓籬洙
草紛螢火亂薛榦偃鳥巢歌洙恠石形疑魅薛
芳花色勝姬洙髹盆涼沁水薛紈扇靜搖颺洙
雙陸收般局薛琵琶上練絲洙砌蛩音遠近薛
簷馬響參差洙銀作彈箏甲薛鼉為冒鼓皮洙
秋筠斜織簟薛暑帳薄裁絺洙宿燕棲還起薛
驚禽下復疑洙地幽塵閨窅薛城遠漏逶迤洙
窈窕來紅拂薛雍容識紫芝洙綠深天作合薛
誓重鬼難欺洙幸已逢良夕薛難哉遇少時洙
慙慙酬契濶薛傾倒極淋漓洙蓮實瑤琴軫薛
荷筒碧酒卮洙鱸呼能婢斫薛瓶喚小鬟持洙
殼破開螭蟬薛唇腥啖蛤蜊洙菱煩織手刺薛

肉拔利刀披薛 令急航行速薛 謳清曲度遙薛
勸酬兼爾汝薛 講論雜乎而薛 冷脆骨瓜果薛
鹹酸啜醢醢薛 艷杯浮琥珀薛 異器捧玻璃薛
熊掌停犀筋薛 酥湯進蜜脾薛 渴來便茗好薛
酌後快冰宜薛 妙句聯將就薛 狂心坐已馳薛
歌筵渾可罷薛 卧具早教施薛 不用尋桃葉薛
那須聽竹枝薛 媚人鶯語滑薛 惱醉蝶情痴薛
咳處珠凝唾薛 顰時黛蹙眉薛 釵斜金溜髻薛
釧冷粟生肌薛 小小真能詭薛 盼盼最解詩薛
風流雲雨夢薛 宛轉艷陽詞薛 步緩腰肢裊薛
鬟低耳語私薛 夜香防竊聽薛 午浴避潛窺薛
綉履含羞脫薛 銀燈帶笑吹薛 素羅床畔解薛
粉汗枕前滋薛 暖玉綃籠笱薛 春葱指露錐薛

雲偏鬆綠髮薛 浪颭動青幃薛 狎態堪歸畫薛
嬌顏可療饑薛 襪塵新舞沈薛 鬢膩宿油脂薛
荀鶴高文譽薛 崔鶯絕世姿薛 未誇連帶好薛
只羨並頭奇薛 何處空題葉薛 誰家謾結襦薛
漆膠當自固薛 衽席只余知薛 慎勿萌嫌隙薛
毋令惜別離薛 芝蘭同臭味薛 松柏共衿期薛
求奉閨房樂薛 長陪楮墨嬉薛 太山如作礪薛
此志莫教虧薛
或日洙館東偶過泮宮因勸百祿曰令嗣每日一歸
不勝匍匐俾之仍宿寒舍豈不便益百祿曰從開館
之後一向只寓公家前者因其母病輒輟一季爾後
並不曾回何言之謬也張大駭不敢盡其辭而出是
晚洙果告歸張潛使人視其所往及途半不復見矣

走報張急遣人入城問百祿無有也意其少年放逸必宿花柳然思此處又無妓館大以為恠次日洙來張問曰昨宵宿於何處曰家間耳張曰非也某已令人縱迹先生莫測所詣學中亦不見洙誑曰因過一朋友處談話良久抵家暮矣張知其詐呼追洙僕使面證之洙叱曰汝到吾家隨即出城比吾歸汝已去矣何得妄言僕曰我昨夜宿先生家今日早飯罷方回老廣文亦甚驚訝要自來相尋洙窘甚顏色陡變張曰先生如有私眷當以實告勿隱也洙弗能諱乃具道本末且愧謝曰此令親見留非賤子輒敢無禮張曰吾家何嘗有親戚在此兼諸房姊妹亦無事平姓者必崇也今當自愛不宜復往洙唯唯抵暮私詣羨人道此意比至羨人已知曰郎勿怨蓋冥數盡於

此也與洙痛飲且叙歡情戒曉羨人語洙曰從此永別後會難期無以將意乃灑墨玉筆管一枝為贖云此唐物也郎慎藏之遂飲泣而別張料洙是夕必再去自出覘之果不在館因入謂其妻曰西賓此事不可不使其父母知之乃以洙所為備告百祿百祿大怒呼歸杖之洙遂吐實且出所得玉鎮紙玉筆管及聯句諸詩百祿取視管上刻渤海高氏文房清玩乃謂張曰物既稀奇詩又俊逸必非尋常恠也呼洙同往窮之將近遙指曰在此至則覺非前景屋宇俱無但水碧山青桃株依舊張謂百祿曰是矣此地相傳唐妓薛濤所莖後人因鄭谷蜀中詩有小桃花繞薛濤墳之句遂種桃百株為春遊賞之所賢郎佳遇必濤也且所謂嫁平幼子康者乃平康巷也文孝坊者

城中亦無此額而文與孝合為教字謂教坊也教坊唐妓女所居濤為蜀樂妓故居教坊也非濤而誰哉况管上字刻高氏清玩則唐西川節度使高駢千里所貯當駢鎮蜀濤於諸妓中最蒙寵待筆與鎮紙皆獻賜也兼所藏諸帖又駢與元丞相杜紫微最多蓋元與杜嘗有詩贈之即錦江膩滑我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是也其為濤之靈無疑而物出於駢者審矣無庸深究百祿甚以為然然恐其終為所感急遣還廣中寶藏數物常以示人後二年洙亦入學為生負中洪武甲戌進士授山東曹縣知縣竟亦無他焉

○青城舞劍錄

至正間有道士真本無文固虛不知何許人客威順王門下通劍術曉^兵深於智略號文武才王雖畜之

未始竒也惟樊口衛君羨重之一日王遊別苑召二人侍因從容諷曰方今天下大平日久極盛而豐在大王觀之固以為高枕肆志之日惟聲色狗馬是務焉知其他在愚輩觀之蓋有甚不然者官裏老而昏竒氏寵而橫哈麻雪雪之徒又以演揲兒法盡惑君心賄賂公行是非顛倒天變於上而不悟民困於下而不知武備弗脩朝政廢弛小人恣肆君子伏藏殆猶一髮之引千鈞禍在旦夕甚可畏也蘇老泉所謂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大王朝廷懿親江漢藩屏宜求賢納士選將練兵節用儲財陰為之備萬一風塵草動寰宇土崩即便指麾義旅率先赴難上以終君父之急下以盡臣子之心克復神州光膺舊物然後奉身而退口不言功懇請歸藩世守南紀使

執筆之臣書爲大元宗英秘在金匱垂之萬年豈不
肆哉豈不盛哉王恠之曰爾非病風狂痴耶何言之
不倫如是吾將執爾送縣官矣二人嘿然而退計曰
腐骨殘肉魂亡神耗者尚可教以有爲哉盍求豪傑
者而佐之豎子不足謀矣不去禍且至於是題詩於
黃鶴樓而遁本無詩曰
平生智略滿胸中、劍拂秋霜氣吐虹、耻掉蘇秦三
寸舌、要將事業佐英雄、
固虛成詩二首曰
騰氣堂堂七尺軀、壯心肯作腐儒迂、橋邊黃石徒
大爲爾自有龍韜一卷書、
芙蓉出匣照寒鋌、上帶仇家血影光、前席早知無
用處、錯將豪傑侍君王、

王知而求之隱矣未幾亂作悉如所言至正乙未倪
文俊陷沔陽威順之子報恩奴與湖南元帥阿思藍
水陸並進討之至漢川水淺膠舟文俊用火筏燒船
報恩奴遇害王思之百計覓二人不能得陳友諒聞
其往來光黃間具書禮請之不至翩然入蜀既而明
王珍據四川素聞二人名物色不可得
天朝既平羣寇四海一家君羨兄君茂爲西充縣丞
君羨往省候之回途舟敗同船之人盡莖魚腹獨君
羨負得一板浪滾及岸因而不死然行李盤纏一時
俱盡偶腰間碎銀數星在急投近岸民家覓火燎衣
買食充腹躑躅徬徨計無所出民家翁視其辭貌知
非常人頗善待之留數日因出縱步忽二道士前揖
曰衛君一寒如此哉視之真文二故人也告以困苦

之狀曰無憂也。挾往其家，則青城山也。高墻華屋，深院曲房，蒼頭數人，列侍左右。姐豆備水陸之珍，歌舞極聲容之盛。與君羨話舊歡，若平生。因詢其亂中出處。二人曰：自辭黃鶴，即入黃牛。又隱青城，忽逢青眼。其爲喜慰，迨不可言。所惜壯心凋落，一事無成，頽仰乾坤，飄搖萍梗，索居閑處，有愧故人。乃與痛飲，飲酣氣豪，論議蠶起。本無曰：天下之事，在乎知幾。幾者，事之微言，凶之先見者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子思子曰：君子知微，皆謂是也。古今已來，豪傑之士不少，其知幾者，幾何人哉。吾於漢得張子房焉。子房事載史冊，不必贅論。盍相與論其幾乎。夫漢祖之臣，莫踰三傑，而子房又三傑之傑者也。項羽傑於高祖，而爲高祖所滅。子房之謀，也是

子房非特三傑之傑，并傑於高祖、項羽矣。且高祖爲是三傑之目者，忌之之萌也。子房知之，蕭何、韓信不知也。故卒受下獄之辱，夷族之禍。子房晏然無恙，夫禍不在於禍之日，而在於目三傑之時。天下未定，子房出奇無窮。天下既定，子房退而如愚，受封擇小縣。偶語不先發，其知幾爲何如哉。誠所謂大丈夫也矣。固虛曰：吾於宋得一人焉。曰陳圖南。五代之亂，古所未有。不有英雄起而定之，則亂何時而已乎。圖南窺見其幾，有志大事，往來關洛，豈是浪遊。及聞趙祖登基，墜驢大笑。故有屬豬人已着黃祀之句。就已審觀之，蓋可見矣。旣而拂袖歸山，白雲高卧，野花啼鳥，春色一般。遠引高騰，不見痕迹。所謂寓大巧於拙，藏大智於極愚。天下後世，知其爲神仙而已矣。知其爲

隱者而已矣孰得而窺其突奧方之子房有過無不及人亦有言英雄回首即神仙豈不信歟君羨曰二公鍊質名山虛埃富貴向聞高論猶似未能忘情者豈不爲脩行之累乎二人大笑曰衛君平日議論如此之高今之識趣何如此之下夫脩行數墨沾筆呻吟儒之士直熊經鳥伸導引服氣仙之糟粕吾之所謂脩行者豈在是哉因引君羨周視其家錦綺充盈金玉山積各有羨人掌之最後至一山巖中有髑髏百枚二人指曰此世間不義人也余得而誅之君羨爲之吐舌舌久不能收明日大設宴君羨首席兩羨人捧牙盤盛明珠十黃金百兩爲壽君羨不敢却但唯謝於是劇飲大醉本無賦詩曰
蓋世英雄蓋世才開河百戰起塵埃遼東白鶴空

留語天下黃金謾築臺壯志已成終古恨殘編付與後人哀東風萬斛曹瞞艦盡化周郎一炬灰固虛續吟曰

豪傑消磨歎五陵髮衝烏帽氣填膺眼前不是無豪傑身後何須論廢興當道有蛇魂已斷渡江無馬讖難憑可憐一片中原地虎嘯龍騰幾戰爭其詩大抵類此則其人可想矣君羨知所吟不能出其右乃製喜遷鶯一闋執杯酬謝於二公自歌以侑焉詞曰

乾坤如昨歎往事淒涼長才蕭索景物都非人民俱換非是舊時城郭世事恰如棋子當局方知難着勝與敗似一場春夢何須驚愕寥落相見處萍水異鄉爛熳清宵酌說到英雄身同夢盡盡劔

鋒蓮鐸看破浮雲變態休問誰強誰弱堪歎息這一番歸去似遼東鶴

明日求歸二人曰唐有紅線今有碧線當令送君也至則一好女子其年可十七八負竹箱隨真文同送君羨青城道上顧謂曰後會難期請為起舞碧線開箱取白丸四大如雞卵乃雌雄劍也二人引而伸之飛躍上下須臾天地晦冥風雲慘淡惟於塵埃中見電光翕歛交繞互纏君羨股戰行不成步回望其居皆陡壁穹崖殊無有路君羨乃氣不得出目不得合常若刃在其頸心膽俱落舞罷失二人所在獨碧線旁立君羨倒皮囊中酒共飲伺夜握君羨手東南而逝將三更許抵家但見金珠在榻碧線亡去久矣竟不知其何術也洪武二十年君羨有婚單公鉉為庫

官間為人道婦翁事亦與此脗合焉

○秋夕訪琵琶亭記

洪武初吳沉韶年弱冠羨姿容詩學陸天錫字學邊伯京皆為時輩所稱許嘗和天錫過嘉興詩韻題吳中二首云

七澤三江通甫里楊柳芙蓉映湖水閭門過去是盤門半捲珠簾盡樓裏蘼蕪生遍鴛鴦沙東風落盡棠梨花館娃香逕走麋鹿清夜鬼燈籠絳紗三高祠下東流續真娘墓上風吹竹西施去後屨廊領歲歲春深燒痕綠

○東南形勝繁華里一片笙簫拂江水小姬白苧製春衫

桂楫蘭橈鏡光裏舞臺歌榭臨鷗沙粉牆半出櫻

桃花採香蝴蝶飛不去撲落輕盈團扇紗吳歌子
夜憑誰續柳陰吹徹柯亭竹范蠡扁舟去不回惟
有春波照人綠

他詩皆此類然以家富不欲仕人知其然復利其賄
或欲舉為孝廉或欲保為生員旁午紛紜殊無寧月
韶雖不吝於財實厭其撓乃謀於妻兄張氏曰如之
何其可張曰惟有遠遊差可避耳韶然其計乃拉中
表陳生梁生乘舸我巨編載萬億重貨遨遊襄漢間
次于九江府愛匡廬之秀覽彭蠡之清留連郡郭吊
古尋幽衆稍譏之韶不卹也因歎曰吾儕幸家富年
少粗知文墨茲行蓋避人耳豈能效王戎輩執牙籌
屑屑計刀錐之利哉遊益數偶秋雨新霽水天一色
韶偕梁陳二生同訪琵琶亭吟白司馬蘆花楓葉之

篇想京城女銀瓶鐵騎之韻引盼四望徘徊久之于
時月明風細人靜更深方取酒共酌聞月下彷彿有
歌聲乍遠乍近或高或低三人相顧錯愕梁生戲曰
得非商婦解事乎韶曰爾時樂天尚須千呼萬喚今
日豈得容易呈身哉陳生曰老大我肩琵琶哀怨縱
使尊前輕籠慢撚適足以增天涯淪落之感豈能醉
而成歡耶韶曰且靜聽之良久而寂酒罷回船竟莫
知其何故獨韶送客好事多情翌日往究其實躊躕
之間了無所見與闌體倦方欲言還忽竒香馥郁縹
緲而來韶異之延佇以俟茶頃一麗人宮粧豔飾貌
類天仙二小姬前導一持黃金吊爐一抱紫羅綉褥
冉冉登堦意必貴家宅眷臨賞于此隱壁後避之小
姬鋪褥庭心麗人席地而坐顧姬曰何得有生人氣

無乃昨夕狂客在是乎韶悞其使人搜索超出拜見
且謝唐突麗人曰朝代不同又無名分何唐突之有
但諸郎夜來談笑以長安娼女浮梁商婦見日無亦
太過乎韶倉卒莫知所對麗人呼使同茵辭讓再四
固命之乃就席因問其姓氏麗人曰欲陳本末悞駭
君聽然吾非禍於人者幸勿見訝妾偽漢陳主婕妤
鄭婉娥也年二十而死殯于亭近二侍兒一名鈿蟬
一名金鴈亦當時之殉葬者韶素有膽氣兼重風情
不以為恠也麗人曰妾沉鬱獨居無以適意每於此
吟弄聊遣幽懷詐意昨宵為諸郎所據敗興浩歌而
返今幸對此良宵復遇佳客足以償矣使鈿蟬歸取
酒殺飲於亭上自歌其詞曰郎憶之乎即昨日所謳
之念奴嬌也詞曰

離離禾黍嘆江山似舊英雄塵土石馬銅駝荆棘
裏閱遍幾番寒暑劔戟灰飛旌旗鳥散底處尋樓
艘喑鳴叱咤只今猶說西楚憔悴王帳虞兮燈
前掩面淚交飛紅雨鳳輦羊車行不返九曲愁腸
慢苦梅瓣凝粧揚花翻曲回首成終古翠螺青黛
絳仙慵畫眉嫵

歌竟勸韶盡飲數杯後韶豪態逸發議論風生與麗
人談元末羣雄起滅事歷歷如目覩且詢陳主行事
之詳麗人曰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此非妾所敢
知也韶曰余請遂言其為人煦煦然而少英斷貿貿
焉而昧幾微委任臣僚非才者衆如陳平章姚平章
皆斗筭小人而使之秉鈎軸握兵符詹同文魏杞山
乃金玉佳士而使之在散地處閑官武辨則縱情酒

色文吏則惟事空言城門狹而弗能容輦爰作飛橋
九江陋而銳於建都猶餘故址如此之類可笑甚多
况復潛弒奇輝顯居厥位改元建號弟兄并底之子
陽挾量淺謀奴僕江南之李景而猶奮攘塘臂拒抗
鷹揚豕豷蛇姐大將已殲於湖水鯨誅鯢戮幻身旋
斃於箭鋒一敗天亡六軍星散若其密籌帷幄弘濟
艱難者特五大王一人而已嗚呼當羣雄鼎沸之秋
居草昧風塵之日而謀臣智將拂士才官厯厯若此
烏得而不敗亡哉麗人淒然泣數行下泣已收淚曰
且談風月不必深言徒令人懷抱作惡耳因口占一
詩曰

鳳艦龍舟事已空銀屏金屋夢魂中黃蘆晚日空
殘壘碧草寒烟鎖故宮隧道魚燈油欲盡粧臺鷺

鏡匣長封憑君莫話興亡事淚濕胭脂損舊容
誦而索和韶即依韻賡以酬之曰

結綺臨春萬戶空幾番揮淚夕陽中唐環不見新
留襪漢燕猶餘舊守宮別苑秋深黃葉墜寢園春
盡碧苔封自慚不之牛僧儒也向雲堦拜玉容

麗人喑喑曰可謂知音於是促席暢飲共宿于亭相
與講歡一如人世少焉天上烏啼城頭鼓歇兩人扶
携而起曰今夕當歸舍中謀爲久計不宜風眠露宿
貽俗子輩嗤笑韶領之函返逆旅則陳梁二生緊候
開舟乃給曰昨得家書促回甚急必有他故不得同
行矣二兄先往沿途見候小弟躉爾一歸隨當趕上
幸爲預贖縮項之編多買團臍之蟹三兩月間當同
醉習家之池共尋羊公之刻倒接離歌大堤庶幾斯

遊亦一時之快也。二生信之，執手而別。韶是晚再去，金鴈已先在矣。遂遂導過亭北竹陰中半里餘，見朱門素壁，燈燭交輝，纔及重堂，麗人迎笑出，紫玉杯飲。韶曰：「此吾主所御，今以勸郎，意亦不薄矣。」宿留月餘，不啻膠漆。一夕麗人語韶曰：「妾死時偽漢方盛，主寵復深，故玉匣珠襦殯送極一時之富貴，幽宮神道墳塋備一品之威儀，是致五體依然，三魂不昧。向者廬君愛女南極夫人，偶此嬉遊，授妾以太陰鍊形之術，為之既久，不異生人。夜出晝藏，逍遙自在。君宜就市求青羊乳半杯，勤勤滴妾目中，乳盡眼開，白日可起。韶如言，求得以潤其兩眦，屈指三旬，歛然能步。或同携素手遊衍隧中，或或並倚香肩，笑歌亭上，與韶論舊事。日未及十二三年，便成陳迹。吾主一日讀天寶

遺事而喜之。故春秋宮中設宴，令妾輩競簪奇花，親放一蝶。蝶聞花馥，飛着釵端，所止之人是夕得召。謂之蝶，幸且喻妾等曰：「昔唐明皇屢為此戲，楊妃專寵不復舉行，朕則不然，罔分厚薄，汝輩亦宜知均一之恩，致警戒之道。眾皆叩首謝。又曰：主嘗得元進士，汙陽知府劉聞，待以殊禮，萬幾之暇，引入便殿，從容顧問。曰：聞卿為太常博士，甚有聲名，果爾乎？聞對曰：臣為禮官，值至正三年冬十月戊戌，將祀南郊，告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臣進曰：寧宗雖弟，然為帝時，陛下為臣，春秋時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為兄，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從之。吾主又謂之曰：卿仕中朝，未嘗顯要，而文章學問，自不容掩，其以事元者，事我不患不至。大官聞

頓首謝主又曰鄉與李黼同榜黼不死我當大用之然黼自爲其主幸獨得鄉聞鄉善爲詩近有作否聞對曰臣不能死義有愧於黼嘗以杜甫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爲韻賦十詩見志今皆忘之止記其一耳詩爲陛下誦之因跪陳曰

世運厄陽九干戈禍生民陵谷有高卑一朝易其陳間開中郎將慷慨遠與巡志同事乃異非有屈與伸堂堂李江州求仁而得仁清風已十載而我猶爲人

既退主顧近侍曰其辭慚矣由是陋其爲人無復進用之意斯人者正朱文公所謂文人無行以妾觀之不特凝碧之王維欠死之范質爲可罪哉韶聞其論心甚服焉其所言多當時宮掖間事多不悉記柰何韶迷恋情深鄉關念淺春來秋去四載于茲雖比目並游之鱗戢翼雙棲之羽未足以喻其綢繆婉孌也是年冬初麗人無故忽潛然淚下悲不自勝恠而問之初則隱忍弗言繼則舉聲大慟韶慰解萬方乃一啓齒曰與郎冥契盡在來朝故不覺悲傷至此耳韶聞知悽惶感愴欲自縊於隧間麗人不可曰郎陽壽未終妾陰質未化儻更沉溺世緣致君非命冥司必加重譴彼此牽纏何時是了兼之定數舉莫能逃縱曰舍生亦爲徒死韶乃止金鴈鈿蟬輩亦依依不忍捨或設飲食與韶送程既曉麗人奉赤金條脫一雙明珠步搖一對付生曰表誠寓意觀物思人再會無期願郎珍重親送至大門之外掩袂障面而還韶猶悲不自己殘淚盈眶顧盼之間失其所在乃重尋原

店安下收拾歸具。越數日，梁生至，自襄陽陳生客死，房懸方各韶負約，韶密以告弗信也。出條脫步搖示之，乃驚曰：「此非塵土間物，竒寶也。」誠子之遇仙矣。韶叮嚀諄切，使勿輕言，故人無知者。同舟歸家，及門則妻死久矣，乃以條脫一枚投回，回肆中賣之，得錢萬。缺於虎丘靜處，建壇請道士鶴林周玄初，設靈寶鍊度三晝夜薦妻，正齋之夕，伺道士行朝，皆退，親寫心詞一封，潛於香爐焚之，以資麗人冥福。醮罷玄初夢二婦人，一姓張，一姓鄭，從二小娃來謝曰：「妾輩俱承善果，已授龜臺金母侍宸矣。言訖駕祥雲向西而去。翌日玄初詰韶曰：「君昨所薦，只主闔張氏，何又有鄭氏等二人焉？」韶心知為麗人，鈿鴈祥為不解，曰：「吾夢亦如之，然不知彼三人誰也。」卒不以告知此事者，惟

梁生一人。故生有琵琶佳遇詩，并附于此詩云：

憶昔少年日，加冠禮初成。春衣紫羅帶，白馬紅樊
纓。其中自昔稱繁華，迴還十里皆荷花。窺紅問綠
謝遊冶，與余共泛星河槎。星槎留連盆浦邊，空亭
醉訪琵琶絃。銀篋擊節不堪問，錦襪生塵殊可憐。
廬山月上猶未去，娉婷玉貌湖邊遇。追隨鈿鴈雙
嬌嬈，直入金屏最深處。春風東來綻牡丹，洞房香
霧滃椒蘭。含情慣作雨雲夢，鴛枕生愁清夜闌。前
朝佳麗誇環燕，圖出千人萬人羨。太真顏色趙肌
膚，繡帳懸燈幾回見。情緣忽斷兩分飛，歸來如夢
還如癡。縹囊留得萬金贈，淒涼忍看徒傷悲。徒傷
悲，難再得。當初若悟有分離，此生何用逢傾國。
韶從此不復再娶，投禮玄初為師，授五雷斬勘之法。

往來兩浙間驅邪治病禱雨祈晴多有應驗後失所
在近時有人於終南及嵩山諸處見之疑其得道云

○ 鸞鸞傳

趙鸞鸞字文鵠東平趙舉女也幼時家人以香屑雜
飲食中啖之長而體香故又名香兒有才貌喜文詞
猶精於剪製刺繡之事又欲以嫁近隣之才子柳穎
而鸞亦深願事焉許而未聘會穎家坐事日就零替
鸞母悔之以適繆氏繆雖富室而子弟材朴目不知
書鸞既嫁而鬱鬱不得志凡佳辰令節異卉奇葩輒
對之掩鏡悲吟閉門愁坐景之接於目事之感於心
一寓於詩積而成帙名曰破琴橐既三月而繆生死
鸞回父母家欲年冬穎亦喪耦乃遣人復申前約而
求娶之舉夫婦弗許穎必欲成其姻蓋聞鸞之賢而

悅鸞之貌也乃廣得穿珠匠婦王媽媽者出入趙氏
甚熟且言聽計從重賄媽媽求勸親焉兼使私問於
鸞微觀其意媽媽許諾往趙氏說之曰老身父懷一
事屢欲奉告於君以多故未暇今適其時不容更緩
未審公夫婦尊意若何舉曰何事媽媽曰賢女孀居
服將闋矣薄聞柳氏復舉前盟公堅執不從不知成
筭何向且始先開口出自名門因其家爲事貧窘遂
負初意兩下各自締姻固已絕望矣誰想令愛喪夫
穎亦喪婦迨出前定似非偶然况穎學問文才視昔
繆生百倍不可同年而語鸞鸞心事諒必無嫌更其
家溫裕大勝曩時如穎少年豈終困者有婚若此何
忍棄乎舉聞語慨然而從媽媽復密勸於鸞曰穎之
慕爾若大早之望雲霓今尊君既許好事即諧然既

遇知音爾不可無一語以答其深意第恐他日相從
悔之遲矣。鴛甚然之而難於啓口。乃作書附媽媽曰。
妾本良家。幼承慈訓。調鉛傅粉。深處中閨。執臬治
絲。謹循內則。惟知紉針而補綴。未解舉案以齊眉。
天與榮華。親憐巧慧。米爲神而玉爲骨。蠟如領而
手如蕙。正及芳年。遽選佳婿。詎期薄命。竟配下流。
遂爾辜其出衆之才。屈其傾城之貌。歛茲恚悔。寓
厥詩詞。對月白之宵。遇風清之旦。強與語。強與笑。
鴛伴山雞。觸於目。觸於心。螭隨野鷺。孰料庸才。短
拆。辱質孤數。土木形骸。惡况。整空於眼底。風花情
性。幽棕尚鬱於尊前。徒懷蔡琰之悲。求抱淑真之
恨。已身棄置。過辱聘求。蓋以伸前時之好言。作後
日之佳話。誠願託身貴族。委質明公。挽桓君之鹿
車。吹秦娥之鳳管。願畢志以偕老。冀投身而相從。
未侍光儀。先申愚悃。惟高明其諒之。

媽媽還賀曰。可諧矣。請以百金爲賞。穎曰。若余事濟
百金。豈於母惜。仍出鴛簡付穎。穎讀而雀躍曰。真所
謂窈窕淑女。吾其可不以琴瑟友之乎。即卜日納聘。
而續其絃焉。御輪之夕。鴛乃私語於穎曰。妾雖孀婦。
然尚處子。郎不可不知。穎愕然曰。何謂也。鴛云。昔繆
生有疾。不能近婦人。雖與爲夫婦。將四月。而無人道。
卒以喪身。然此事獨吾母知之。他人不知也。穎未信。
鴛請驗之。而果不繆。既歸之後。孝敬奉於舅姑。雍和
友於娣姒。遇婢僕以恩惠爲先。相夫子以勤儉爲本。
鄉隣之貧乏者。則隨力相周。親戚之往還者。則以禮
相待。由是內外交譽。稱道其賢。暇則與穎玩繹詩騷。

吟詠情性若吳絳仙之容華曹文姬之藻思不屑論也。穎中表兄弟有自都下回者錄得貫學士蘭房謔詠六題曰：雲鬟檀口，柳眉酥乳，纖指香鈎。九六首，穎借歸與鴛觀之，將效其體製而構思未就。鴛輒先賦曰：

擾擾香雲濕未乾，鴉翎蟬翼膩光寒。側邊斜挿黃金鳳，粧罷夫君帶笑看。

右雲鬟

鬱鬱柳葉愁邊蹙，湛湛菱花照處顰。嫵媚不煩螺子黛，春山畫出自精神。

右柳眉

啣盃微動櫻桃顆，咳唾輕飄茉莉香。曾見白家樊素笑，瓠犀顆顆綴榴房。

右檀口

粉香汗濕瑤琴軫，春逗酥融白鳳膏。浴罷檀郎捫弄處，露華涼沁紫蒲萄。

右酥乳

纖纖軟玉削春葱，長在香羅翠袖中。昨日琵琶絃索上，分明滿甲染猩紅。

右纖指

春雲薄薄輕籠筓，晚月娟娟巧露錐。簇蝶裙長何處見，秋千架上下來時。

右香鈎

寫以呈穎，穎服其敏妙，為之閣筆。明年至正戊戌，田豐破東平，穎與鴛相失，莫知所在。已而毛貴復陷東昌，留偽將俞左丞者鎮守，俞頗知道理，九所掠男女

出榜召人識認給還穎聞之意鴛或者在彼衝冒白刃中求而未得政憂窘間有指女冠院語之曰盍不於此訪求乎穎如言去果見婦女十餘人纍然監繫穎問鴛姓名存歿一婦人荅云數月前喚去不在此蓋賢婦人也可惜可惜穎又問娘子何以惜之曰妾亦良家遭虜與趙氏處者五閱月其他人家宅眷皆汗辱于寇輒得放還獨吾與趙氏及在此數人誓死不辱故被囚禁何時復得見天日也言訖淚下如雨穎亦灑泣低聲語婦云趙氏余妻也不知今在何處婦曰聞有周萬戶者領去莫測所之但臨行時知君必來相覓留書託我俾以授君即於衣領中取附穎使急持去蓋恐監者知覺必遭蜚罵穎開而讀之果妻手筆也書云

妾鴛爰從出適忽值兇徒顛沛流離難難痛苦殘骸餘喘與死為隣備歷危疑幸存貞節皇天厚土實所鑒臨將殞滅微軀則自經溝瀆將混同末俗則褻慢綱常是以毀壞形容偷存視息雖落花無主鬘爾隨風而畜犬喪家終然恋主愴惶四顧憔悴半生肢體苟完心膽俱喪每遇窮簷夜雨古道秋風但有疑望眼穿憶歸腸斷壁燈半滅淚盡眼枯戰鼓爭喧魂飛魄散已分膏塗野草血染沙泥寧飼肉於烏鴛肯委身於狗彘效投崖之烈女慕斷臂之貞妻詐意復被播遷忽聞消耗知君無恙贖妾有期敢遽捐生遂更忍死妾即今見在濟南周其姓氏萬戶其官緣係漢人差若良善君得書之後速備金帛來贖不且遷延替緩恐一時調

則轉移他處矣百年仇讎一旦分張覆水再收拳
拳盼望所宜深慮早致良圖母婢妾為陽臺不歸
之雲也伏楮凄斷不知所云
穎得書則又間開跋涉達于彼中萬戶方擁重兵赫
然聲勢未敢輕進投其隣而安下焉越數日緝知鴛
之在也而無由以通消息乃日伺於門見一巫媪往
來頻數意必府中之親信人也候媪出潛隨至家奉
錄一缺為壽而以情告焉媪曰將軍夫人妬忌所虜
婦女皆處於別室除浣洗衣裳炊造飲食之外不容
輒出近亦有給還其親屬者令妻若在吾當為生成
次日媪詣第潛問果得鴛而私報焉鴛密出一緘附
媪持出以授穎題曰悲茹四拍讀之流涕乃就懇
媪請於夫人贖鴛夫人曰吾無所用况其夫在何忍

留之當即遣還穎乃奉珍珠耳璫黃金排釵各一事
于夫人夫人即呼鴛使穎領去於是夫婦相携拜辭
而出其曲亦錄於此

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元運衰夫與妻兮忽
化離父與母兮生死安可知狼炮四起兮沸鼓擊
鋒鏑成林兮盛旌旗人民塗炭兮城郭壞禮義滅
亡兮法度隳身流落兮天一涯腸欲絕兮心孔悲
山可平兮河可塞妾怨苦兮無窮期

右一拍

蜂蟻屯聚兮豺虎嗥心毒狠兮體腥臊烟塵瀕洞
兮人窟逃寒沙暴骨兮沒蓬蒿亡家遇亂兮傷吾
曹義重命輕兮如鴻毛誓捐此生兮期不汙仰天
俯地兮獨煩勞

右二拍

棄賢俊兮遂究愚東西轉徙兮卒無寧居貪淫是樂兮殺戮是娛所在剽掠兮所過為墟發塚墓兮焚燬室廬閨門孱弱兮被虜驅舍生取義兮捐微軀誰云女婦兮丈夫弗如

右三拍

行處坐處兮思念我鄉曲地角天涯兮不見我骨肉姑亡舅沒兮家傾覆逃竄苟活兮被驅逐伉儷離背兮何時復幸茲陋軀兮得免汚辱誰為義士兮揮金玉歌行路兮妾身贖

右四拍

穎鵞既復合乃相與謀曰世方離亂人不聊生吾夫婦雖重得團樂而前途向去端未可保莫若遠遁於

深林大壑中少避氛埃以需時泰乃隱於徂徠山麓夫耕於前妻耘於後同身共苦相敬如賓異缺梁鴻龐公王霸亦未可以優劣論也鄉閭遠近頗化其風一日穎出城負米遇賊獲之曰聞公名久矣當送田將軍任以官職不患不富貴也穎瞠目大罵曰斫頭賊吾豈從汝反哉賊怒殺之道上隣舍奔告鵞鵞走哭負其屍以歸親舐其血而手殮之積薪焚穎燄既熾鵞亦投火中死焉見者驚駭為之竦然曰古稱烈婦何以加之火滅隣里拾其遺骸葬之伐石表其塚曰雙節之墓君子曰

節義人之大閑也士君子講之熟矣一旦臨利害遇患難鮮能允蹈之者鵞幽女婦乃能亂離中全節不汚率之夫死於忠妻死於義惟其讀書達禮

而賦質之良天理民彝有不可泯此之抱琵琶過別船者聞鷺之風其真可愧哉

新編剪燈餘話卷之二

剪燈餘話卷之三

廣西左布政使廬陵李

昌祺

編撰

翰林院庶吉士文江劉

子欽

訂定

上杭縣知縣盱江張光啓校刊

○鳳尾草記

洪武中有龍生者本建康人遠祖仕宋為京官從隆祐孟太右南遷留家江右子孫蕃衍世守詩書生行第八六七歲時長者教以詩輒能成誦九齡曉屬對作五七言絕句詩皆可觀衆以聰明許之生有姑適祖氏者特愛生生往來姑家甚熟祖有異母兄弟同居各爨兄歿惟嫂練氏及二子三女存長女次女皆適人惟幼女在室絕有姿容長生三歲生雖少年穎

敏而馴謹、不好頑弄、且善伺人意、故祖氏一家聞生來、莫不歡喜、女亦視生如弟兄、不復迴避、女母聞生姑稱生長進好學、深欲婿生、女亦眷眷矚目、祖中庭植鳳尾一株、已百年、生吟嘯其側、女窺無人、出就生、鳳尾下、謂生曰、老母聞令姑說子聰明、欲以我結好、我亦願爲子妻、託令姑主張、第未審子父母之意、然否、儻姻緣會合、得爲夫婦、雖死無憾、不然、我之嫁人、非商家郎、則耕家子、縱金玉滿堂、田連阡陌、不願也、生應曰、得渠爲配、足慰平生、因指鳳尾誓之曰、若余事成、開花結子、事若不成、相枯葉死、誓畢散去、生盤桓祖氏、大小悅之、女猶敬慕焉、至親捧茶與生、生取茶、回女戲曰、茶已喫矣、不患不成、家人聞之、亦不問也、會主姑與練姑、埋參商、陽爲從、史陰實沮之、故生

父母猶豫、女未知也、生以告女曰、子旣未便開親、我亦不即納聘、當與老母謀、必得子爲婦、然後已、女家貧、未嘗有繒纈之飾、粉黛之施、而荆釵布裙、略無垢汗、下至足纏、亦潔白如雪、兼之賦性和柔、婉婉特甚、機杼之精、剪製之巧、爲一族冠、二嫂酷妬之、女不較也、生重其爲人、愈有伉儷意、然難得良媒、姑又不力、贊兩下遷延、遲遲歲月、生旣冠、去事舉子業、女家蹤迹稀矣、然女念生未嘗去懷、惟母知其情、喻之曰、吾又遣人往彼、談汝姻事、早晚當有定議、汝勿煎熬、徒損容貌、逾時生至、雖主姑家、而意在於女、留數日、二嫂俱歸、寧、女獨紡小樓上、樓下一深巷、通後園、巷半磚砌、磴道以登、生從園中還、聞女車聲、徑奔女所、女見生來、喜氣溢面、輟紡、叙禮、與生對坐、且紡且談、因

以已年庚告生使生推筭卜其諧否又與生話家事甚悉生感其意口占一詩贈之詩曰

曲闌深處一枝花穠艷何曾識露華素質白攢千瓣玉香肌紅映六銖紗金鈴有意頻相護繡幄無情苦見遮憑仗東皇須着力向人開處莫教差女不甚讀書識字而已語生曰子宜解說俾我聞之生一一敷繹其義女笑曰他日得侍幃房子必教我我雖愚暗又當能之生曰婦人女子偏是聰明以子慧心學之易易因代為答詩曰

深謝韶光染色濃吹開準擬倩東風生愁夕露凝珠淚寂怕春寒損玉容嫩蕊折時飄蝶粉芳心破處點猩紅金盤華屋如堪薦早入雕闌十二重

生復綷綷為詳詩意女曰常聞子才調敏捷今觀信

然使我傾仰彌切因目生久之曰子精神意氣決非庸人後當貴顯我欲以蒲柳之質為託者非有他也以父早亡母年漸老長兄書寫公門次兄陷身吏役二嫂悍惡子所深知但得遠離兇獷獲託絲蘿子縱無官不為命婦亦不失為士大夫妻萬一流落俗子手中有死而已惟子念之圖之生自初悅其貌不料其淑懿有識若此自是拳拳誓議惟恐蹉跎俄而女兄果以吏敗家事亦落生父母無意締盟謝而辭之遂缺望矣生私作長歌一篇寄焉

歌曰

我昔正髫年笑騎竹馬君床邊手持青梅共君戲君身似玉顏如蓮愛我聰明耽筆硯鸞鴛文章紫駟健風鬟霧鬢緋染唇鳳尾叢邊幾回見層樓窈

窈洞房深春織縷縷抽水綫蹇脩不來柰若何羅帶同心竟乖願綉襦甲帳隔天涯未解離魂學張倩君知許嫁誰人家我行射策黃金殿回首清湖夢寐中目斷巫山淚如霰

一日女母留姻戚家二嫂尋釁與女大鬧女深處閨閣性復善良莫敢出言又不能罵然不勝憤兼之晉約泰盟遽然斷絕淒涼憔悴踽踽無聊是夕竟縊死樓上母歸哭之慟手自洗殮於胸前得一綉囊密貯杏牋一幅視之乃生所寄之詩也母不違其意仍寘棺中生聞女死託以省姑走吊焉至則珠沉璧碎玉殞花飛將入木矣生涕淚如雨悲不能堪送歸塋所掩壤成墳而歸後數年生果高科要職烜赫于時雖別取妻妾意不忘女常與天師無為張真人論鬼神

偶及女事真人見生切切為飛章拔之載數日主夢女曰妾從辭世二十餘年陰府查籍以妾當生三子壽至六十數未克終率于非命俾再為女人了其夙業而昨蒙真人道力天符急下今往河南府洛陽縣在城胡氏家為男子矣感君深愛生死之忘但恨無以奉報耳然君方當富貴位極人臣福壽豐隆子孫昌盛言訖拜謝而去行數步復回顧云郎善自珍妾求逝矣倏然而滅生既覺迨無以為懷遣人往女家視鳳尾枯死已數年矣生遂作哀鳳尾歌傳於世云有草有草名鳳尾仙人種在丹山裏世間百卉避芳菲珊瑚寶樹差堪比鬋鬋絕似鳳凰翎號以佳名同鳳稱海上行遲珠露濕洞簫品徹綵雲停娟娟施施猶真靜琉璃刻葉琅玕柄九苞健翻時下

來五色奇文爛相映日影照耀曙節金盛夏脩脩
風滿林豔陽不作桃李態晚歲寶堅松栢心華堂
清處搖新翠曾與飛瓊翠陰會倚叢未許斲偷香
指樹惟期終作配那知萬事總非真幽芳淑質俱
成塵綺檻靈根凋百歲綉房麗色殞三春鳳兮偶
昨來過此弄玉臺傾鳳尾死鴛鴦瓦落野棠青孔
雀屏歌土花紫感時撫舊恨悠悠碧羽瓊蕤萬古
休敗砌頽垣蛩吊月荒烟老樹鳥歸秋花草重栽
春又綻鏡破釵離末分散因歌鳳尾寓深衷留與
多情後人嘆

○武平靈恠錄

齊仲和名諧漳州人本富家子粗有學問頗能文章
然豪俠不羈用財如糞土至正壬辰紅巾寇亂家業

武平通作記

為之蕩然遂東西奔走寄食於人嘗往來武平項子
堅家為館客子堅故微驟然發跡欲光飾其門戶故
嘗嫁必攀援閥閱銜耀於人名宗右族之貧窮不振
者輒與締姻此則慕其華腴彼則貪其富實書翰啓
剗匱冊衣錄之類皆仲和粉飾不知者謂為真衣冠
家矣洪武五年子堅死二子榮可貴可特盛事塋子
堅臨汀山中距其居五十里仲和為述行狀請銘於
宋太史景濂且築歸全庵于墓側宏偉壯觀儼然一
坊割田二百畝飯僧仍請南華本如真公主庵事狀
元金溪吳伯宗記之仲和往返庵適當途過必留宿
是歲有小幹往福州為人留館者數載已而貴可辟
孝廉除嘉興府同知倭弗登岸失不以聞被罪死秋
官獄中家產籍沒庵田入官僧悉散去洪武乙丑仲

和歸往訪項氏。抵庵暮矣，遂假宿焉。不知項亡而庵廢，行入方丈，寂無人聲。遍視僧房，或開或闔。最後至一室，僧坐榻上，聞人足音，訝曰：誰耶？仲和告以姓字。僧暗中應曰：然則故人也。請坐。仲和詢僧名，對曰：山僧初有幻體，君及見之，今忘之耶？仲和莫曉爲何等語。復詰餘僧安在，曰：偶赴水陸齋會於施主家，惟山僧又患風痺，不能下牀，故在庵耳。惜行童俱出，不意公來。茗供俱無，乏物奉待。仲和告以未飯，僧曰：案上有殘豆數合，公若不嫌，請取食之。仲和餒甚，掬而嚼焉。因問項氏動履，僧曰：故無恙。仲和倦欲求寢，僧曰：此中有數客，每夕來就山僧閑談，少選當至。恐公不安，仲和問何人，曰：皆近村良家，亦有與項宅親戚者。仲和喜曰：若然，幸甚。須臾二人先入，五人繼到。僧曰：

今日偶值項宅舊客，下顧留宿於此。諸公勿訝。仲和就請衆賓清譽，先至者曰：余石子兒，毛原穎也。繼至者曰：余金兆祥，曾瓦合皮，以禮上官，蓋木如愚也。仲和謝曰：燭燈俱無，不敢行禮，乞不見罪。衆應曰：旣爲項氏館賓，又是山門熟客，相與一家，何罪之有？遂共僧講論，辯若懸河，亶亶不休。深造佛諦，僧曰：諸公又得禪悅，當避機鋒。然文士在席，何不且輟空談，更裁佳句，以爲清宵歡樂之資。再衆曰：諾。子見先吟曰：
曾擅文房四寶，稱盡誇鵠眼勝金星。華笈法劑長爲侶，圓鏡方琴巧製形。銅雀墜臺成鳳味，玉蟾吐水帶龍腥。莫欺鈍壽渾無用，曾與維摩寫佛經。

原穎詩曰

早拜中書事，祖龍江淹親。向夢中逢遠，誇秦代蒙。

恬巧近說具興陸穎工鷄距藤來香霧濕狸毫點
處膩朱紅于今贏得留空館老向禪龕作秃翁

光祥詩曰

身殘而黑眼生沙棄置塵埃野衲家僧病幾回將
煮藥客來長是使煎茶無緣不復勞烹能有漏從
教老歲華昔日炎炎今窸窣莫將冷熱向人誇

瓦合詩曰

家貧無底欲依誰散木微軀久覺衰孔聖絕糧寧
敢愠范舟乏米豈辭饑當年墜地何須顧此日生
塵不可炊搨拙烟消灰燼冷烝烝跨竈欲何為

以禮詩曰

幻身如絮太輕鬆慣覆盧能興賢公裏裂不因兒
惡卧繒穿只為匠難逢塵灰積久無人洗蟻風生

多欠火烘零落半歸虫鼠蠹固知色相本來空

上官蓋詩曰

常人髣漆貴人朱生者憎嫌死者需除是飛昇無
用我若還解化也須余能函蓋世英雄骨解殮傾
城艷冶軀寄語勞勞塵世客百金莫惜預先儲

如愚詩曰

長鬚古鬣骨稜稜心腹虛空不減增早悟有身應
有患可堪無佛更無僧頻依鷲室行將腐久想龍
門去未能朽木枯骸禪窠味一宵清話勝聞經
吟畢撫掌大笑傍若無人忽風約雲開月光穿戶隱
隱見諸人狀貌或矮而體方或瘠而頭銳或墨面而
一臂甚長或烏帽而一軀極短徐行曰翩翩然却披
毡屹立者亭亭焉而倚壁寂後一老頸若生鱗仲和

異之方欲諦視僧忽曰清風先生羅本素至矣衆皆
起迎遙見一叟縞衣竹杖態度閑雅兩袖翩翩搖擺
而進揖衆客而言曰諸友今夕之吟樂乎原穎曰先
生何後也各誦所作呈之先生曰諸公自道甚佳但
不免爲外客所恠以禮曰客雖未老然早晚當與上
官公同載矣抑又何傷先生語僧曰吾師何故客作
曰待公來同賦耳乃朗吟曰
厭見閻浮劫火紅荒山獨守化人宮
三。千。世。界。都。成。幻。百。二。山。河。盡。屬。空
衣。薜。亂。生。悲。佛。毀。床。頭。不。掃。笑。僧。慵。難。尋。物。外。逃
禪。侶。罕。遇。橋。邊。入。杜。翁。猛。虎。每。遊。蓮。座。下。恠。禽。多。宿。繡。幡。中
青。苔。滿。院。新。經。雨。黃。葉。飄。龕。乍。起。風。一。對。金。剛。蝸。篆。面。幾。尊。羅。漢
鼠。穿。胸。殘。經。缺。字。函。函。損。古。器。成。精。件。件。雄。廣。殿

窻開留月照閑門鎖脫倩雲封謾深衰朽烟霞骨莫
起摧頽土木躬良夜豈期佳客集清吟况與故人逢
案間殘豆充饑腹梁上深煤染病容行入輪迴歸敗
壤不須辛苦笑疲癯莊嚴未必成三昧遊戲何妨運
六通梅子熟時圓覺性松枝偃處記遺蹤欲知吸盡
西江意只聽晨鷄與暮鐘
清風先生深贊其妙亦歌曰

臨汀山川惟說武平層巒峙秀衆水瀉清蒼龍啓
吉壤白虎開佳城青鳥叶卜筮玄武迎休禎形環
勢抱相回縈信是天造地設成當時項家兩孝子
塋父於此守墳塋歸全復構招提宇遠請真公作
庵主租糧百碩佃人供鐘鼓三時唵聲舉能幾年
遽如許馬嘶風馳泣雨常住之田官所取門徒之

僧俗爲侶檀那一去寺久荒清宵賦詠來諸郎毛
生脫穎才偏銳石公持重行還方如愚守柱鬚脫
而衰朽兆祥失柄燄息而淒涼皮家之翁衣破絮
垢蒲襟裾虱爭聚瓦合散誕少持推上官兇狂使
人懼蹇予放浪號清風老大弗改玉虛容平生掃
遍天下熱族親尚在杭城中痴僧貧病廢奔走枯
木寒灰身土偶無心望賜紫袈裟默叅潛悟慵開
口齋諧非是志恠徒相逢且復爲嬉娛功名富貴
盛浮世聲色根塵悲幻軀參橫斗落金鷄曙回首
東西分散去要知物我兩相忘居士墳邊夜談處
逡巡間墜兔收光遠鷄戒曉衆賓遽散不知所之仲
和出視莽然空庵還覓病僧獨一泥像觀背間題字
年月正仲和寓庵時所塑者今已剝落始悟山僧有

此幻體君及見之之言復過別室惟敗硯支門秃筆
委地鼠糞堆積于案間因思所食殘豆蓋是物也又
有爛絮被一番舊羅扇一握甌生塵而欲破銚無柄
而半穿柱掛木魚壁倚棺蓋仲和大駭奔走出門行
數里方有人家因徃投之主翁云此地間無居人復
多奇恠子昨夜宿於何處仲和備以語之翁曰險矣
哉子之性命也并告以項氏遭禍墳庵圮毀其家寄
一壽木于彼近亦被人劈而爲薪止餘蓋在子所遇
石子見毛原穎非硯與筆乎金兆祥曾瓦合非銚與
甌乎皮以禮則被字木如愚則木魚上官蓋爲棺材
羅本素乃舊扇即子所觀故物顛倒爲惑也其曰有
與項氏親戚者蓋指棺而言耳棺爲項氏故物故曰
親戚也仲和默然惴慄特甚即日回家果得重病因

憶早晚與上官公同載之言料必不起遂却醫藥妻
子交口勉之仲和曰死生有定物已先知服藥求醫
徒自苦耳又半月竟卒嗚呼若仲和者得不謂之曠
達之士哉

○瓊奴傳

瓊奴姓王氏字潤貞常山人二歲而父歿母童氏携
瓊奴適富人沉必貴沉無子愛之過已生年十四雅
善歌辭兼通音律言德工容四者咸備近遠爭求納
聘焉時同里有徐從道劉均王者請幣猶切徐本華
曹而清貧劉實白屋而暴富徐之子名苦郎劉之子
名漢老皆儀容秀整且與瓊奴同年必貴欲許劉則
鄙其閥閱之卑微欲許徐則慮其家道之窮迫猶豫
遲疑莫之能定一日謀於族人之有識者彼爲之畫

策曰但求佳婿勿論其他必貴曰然則何以知其佳
乎曰易耳子宜盛爲酒食特召二生仍請前輩之善
藻鑑者使潛窺之一則觀器量之如何二則試詞翰
之能否擇其善者而從焉於選婚乎何有必貴深然
之至二月花晨開筵會客凡鄉里之號名勝者咸集
于庭均王從道亦各携其子而至漢老則人物整齊
雍容應對降登揖讓未免矜持苦郎則眉目清新言
談儒雅衣冠朴素舉止自如席尊有耕雲者沉之族
長也名知人一見二生已默識其優劣矣乃颺言於
衆曰宗姪必貴有女及笄徐劉二公欲求締好兩門
子弟人物並佳但未審姻緣果在誰耳必貴起對曰
此事尊長主之則善矣耕雲曰古人有射屏牽絲設
席等事皆所以擇婚也吾則異於是因呼二生至前

指壁間所掛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掬水月在手
弄花香滿衣四畫曰二郎少攄妙思試爲詠之中目
奮衣在此一舉柰何漢老生居富室懶事詩書聞命
睢盱久之不就苕郎從容染翰頃刻而成呈上耕雲
惜惜稱賞其詩曰

胭脂曉破湘桃萼露重茶蘼香雪落媚紫濃遮刺
綉窻嬌紅斜映秋千索轆轤驚夢急起來梳雲未
暇臨粧臺咲呼侍女秉明燭先照海棠開未開

右惜花春起早

香車半驪金釵御窸窸重門鎖深夜素魄初離碧
海孺清光已透朱簾罅徘徊不語倚闌干參橫斗
落風露寒小娃低語喚歸寢猶過薔薇架後看

右愛月夜眠遲

銀塘水蒲蟾光吐嫦娥夜夜馮夷府蕩漾明珠若
可捫分明兔穎如堪數羨人自挹濯春葱忽訝水
輪在掌中女伴臨流笑相語指尖擎出廣寒宮

右掬水月在手

鈴聲響處東風急紅紫叢邊久疑立素手攀條恐
刺傷金蓮移步嫌苔濕幽芳擷罷掩蘭堂馥郁餘
馨滿綉房蜂蝶紛紛入窻戶飛來飛去繞羅裳

右弄花香滿衣

均玉見漢老一辭莫措大以爲耻父子竟不終席而
逸矣於是四座合詞皆以苕郎爲好而苕之婚議亦
自此而成不出月餘已擇日過聘矣既而必貴以愛
婚之故欲其數相往還遂招真館中讀書進學偶童
氏小恙苕郎入問疾而瓊奴正侍母湯藥不虞苕之

至也迴避弗及乃相見於母榻前苕郎眇之然色絕
世出而私喜封紅箋一幅使婢送與瓊奴拆之空紙
也瓊奴笑成一絕以荅苕曰
苗色霞牋照面頰王郎何事太多情風流不具無
佳句兩字相思寫不成

苕郎持歸以誇於漢老漢老正恨其奪已之配以白
均玉均玉不咎子之無學反切齒徐沉入骨恨之即
誣以事俱不得白徐闔室役遼陽沉全家成嶺表訣
別之際黯然銷魂觀者莫不爲之下淚遂散去南北
不相聞已而必貴傾殂家事零落惟童氏母女在蕭
然茅店賣酒路傍雖患難之中瓊奴無復昔時容態
而青年粹質終異常人有具指揮者悅之欲娶以爲
妾童氏以許人辭見知其故遣媒謂曰徐郎遼海從

成死生未卜縱饒無恙又安能至此而成姻乎與其
痴守空營蹉跎歲月盍不歸我貴家任汝母女受用
亦不虛度一生也瓊奴堅然不肯具又使媒嫗行言
且歷以官府童氏懼與瓊奴媒曰一從苕去五閱星
霜地角天涯魚沉鴈香杏真所謂君處北海寡人處南
海風馬牛之不相及也汝之身事終恐荒唐矧又父
遽淪亡他鄉流落權門側目欲強委命吾孤兒寡婦
其何術以拒之瓊奴泣曰徐門遭禍本自兒身脫別
從人皆之不義且人之異於禽獸者以其有誠信也
棄舊好而結新歡是忘誠信苟忘誠信迨犬彘之不
若兒有死而已其肯爲之乎因賦古訓一闋以自誓
其詞寄滿庭芳云

絲鳳分羣文鴝失侶紅雲路隔天台舊時院落盡

棟積塵埃。謾有玉京離燕。向東風似訴悲哀。主人
去捲簾恩重。空屋亦歸來。涇陽憔悴女。不逢柳
毅書信。難裁嘆金釵脫股。寶鏡離臺。萬里遼陽郎
去也。甚日重回。丁香樹含花。到死肯傍別人開。
是夜自縊於房中。母覺而救解。良久方甦。具指揮者
聞之。怒使麾下碎其釀器。逐去他居。欲折困乏。時有
老驛使杜君。亦常山人。必貴存日。相與善。憐童氏孤
苦。假以驛廊一間而安焉。一日客有戎服者。三四人
投驛中。杜君問所從來。其人曰。吾儕遼東某衛。搃小
旗。差往海南取軍。暨此假宿耳。值童氏偶立簾下。中
一少年。特淳謹不類武卒。數往還相視。而淒慘之色
可掬。童氏心動。即出問之。爾誰耶。對曰。吾姓徐。浙江
常山人。幼時父嘗聘同里。沉必貴女。與吾爲誓。未成

親而兩家緣事。沉責南海。苦戍東遼。不相聞者數載
矣。適因入驛。見媽媽狀貌酷與吾外母相類。故不覺
感愴。非有他也。童氏復問。沉家今在何處。厥女何名。
曰。女名瓊奴。字潤貞。開親時年方十四。以今計之。當
十九矣。第忘其所寓州郡。難以尋覓耳。童氏入語。瓊
奴。瓊奴曰。若然天也。明日召使至室中。細問之。果苦
郎也。今改名子蘭矣。尚未娶。童氏大哭曰。吾即汝丈
母。汝丈人已死。吾母女流落于此。出萬死已得再生。
不圖今日再能相見。遂白于杜君。及苦之同伴。衆口
嗟嘆。以爲前緣。杜君乃率錢備禮。與苦畢姻。合鬻之
夕。喜不塞。悲瓊奴訴其衷懷。不任悽斷。因誦杜少陵
羌村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此句迨爲今日設
也。苦撫之。諄切曰。第毋傷感。且盡綢繆。姑候來年。絮

爾同歸遼東則魚水歡情求求相保矣既而甘同伴
有丁總旗者忠厚人也謂苕曰君方燕爾莫便拋離
勾軍之行不必渠往我輩當分詣各府投文君善撫
室且此相待公事完日相與歸遼苕置酒餞別諸人
起程不料具指揮者緝知以逃軍為名捕苕于獄杖
殺之藏屍於窰內亟令媒恐童氏曰彼已死矣可絕
念矣吾將擇日昇轎來迎汝女若又不從定加毒手
媒求語反命瓊奴使母諾之媒去與母曰兒不死必
為在暴所辱將俟夜引決矣母亦無如之何是晚忽
監察御史傅公到驛瓊奴仰天呼曰吾夫之冤雪矣
乃具狀以告傅公即抗章以聞又兩月得請就命鞫
問而求屍未得政讞評間羊角風自廳前而起公祝
之曰逝魄有知導吾以往言訖風即旋轉前引馬首

徑奔窰前吹開炭灰而屍見矣公委官檢驗傷痕宛
然吳遂伏辜公命州官莖苕于郭外瓊奴哭送自沉
于塚側池中因命莖焉公言諸朝下禮部旌其塚曰
賢義婦之墓童氏亦官給衣廩優養終身焉

○幔亭遇仙錄

杜僕成巴丘之逸士而寓居於建陽賦性高邁抗志
林泉畜一小舟置筆床茶竈釣具酒壺其中每夷猶
於清溪九曲間以為常而人亦推其有標致一日仲
秋雨霽涼風滿襟僕成沿流臨泛聽其所之俄而舟
泊巖邊仰視巖上則綠蘿翠蔓丹桂蒼筠繁蔭幽香
芬敷掩冉因繫船登岸信步閑行忽有石門洞開路
遙平坦僕成知為異境欣躍而前但覺風日暄妍天
氣清淑真別一堪輿也約二里許入一大城城中宮

闕宏壯守衛森嚴金書榜曰慢亭真境蓋武夷君所
治也又里餘喬林嘉樹華屋崇垣流水飛花鳴鷄吠
犬遙望高甍一區俯瞰清池之上題曰清碧道院僕
成及門猿鶴擾馴芝蘭馥郁柳陰之下雙童立焉僕
成揖之問是何處童子曰清碧先生候子久矣因入
白須臾復出導僕成前進經數處雲窻霧閣愛異人
間瑤樹瓊林自同天上最後抵一軒館清碧幅巾大
帶容貌儼雅坐于中間僕成再拜清碧曰汝知人間
有涼兆杜伯原乎吾是矣汝吾族子也小子識之僕
成跪謝晚生不及承教訓久之問宗黨及虞揚范揭
諸君子後裔之詳僕成應對歷歷可聽清碧若有喜
色少焉童子進百花茶僕成喫罷略不知饑迨暮宿
之別室楮衾練帳石枕竹床風露淒然睡不成寐惟

標間明月窺人飛雪入戶自非神完氣充骨堅志定
者弗能居也明日召僕成飯鹿脯一盤胡麻一器然
芳馨身羨味實非常飯畢將辭而出清碧曰此中羣
仙別館諸執事皆遊戲于茲來且當集吾舍將乞其
詩文送汝歸去姑少俟僕成又大喜過望次早果有
麋衣巍冠瑤琚玉佩者七人至皆風度凝遠氣象超
凡清碧起迎長揖而坐僕成鵠立拱手屏息戶外一
仙忽顧之曰是兒何爲來哉清碧云族子僕成也吾
昔居世累辭徵辟而潛心著述今皆散逸獨春秋諸
傳正議四十八卷塵存平生精力盡在此書皆諸公
所知者故嘗貯以石函鎖以金鑰藏于玉舒覆箱峰
之北巖近因蛟蜃作孽水激穴開而函露矣深悞愚
夫竊發蓋冥數未可以傳于人代故召來命歸室之

耳因相與論諸傳之得失一仙曰春秋宣父筆不
比他經而諸儒以管窺蠡測拘拘然指一字爲廢貶
豈聖人之心乎大抵聖經所書有常有變難執一而
論首王人次封爵常也主會主兵謀縱謀逆幾於變
矣然而託始立法拳拳宗周王必曰天王正必曰王
正文武成康之威靈儼乎其對越撥亂反正蓋爲天
下後世計而以爲爲魯而作豈聖意哉一仙曰伯原
公之意如何清碧曰昔人謂三傳作而春秋散散則
散矣然三傳亦未容以輕議也蓋公羊穀梁專釋經
而左氏專載事至唐啖氏趙氏始毫分縷析辯明義
例合三家之要而歸之一陸淳親承趙氏之學又著
莫例辯疑微旨三書其文可謂粲然而其學可謂粹
然矣宋朝諸儒所述皆明白正大詞嚴義密無餘蘊

但胡康侯主於諷諫高宗復讎未免微有牽強處故
朱子嘗云胡氏說春秋已七八分但未到灑然處良
有以也又若張洽之傳王氏謙議等書皆能發先儒
之未發論其精妙而無遺憾則未也其至者惟伊川
乎已而設宴薦三具陳敬則黃精玄芝樂則朱絃綠
綺鬱金柅嗚迭勸更酬侍從使令執事有恪莫敢少
釐欵飲既撤乃重焚香篆再進茶甌綠衣童捧錦軸
展石卓上命僕成遍拜坐賓且日換子此來多生慶
幸今茲遭遇實出宿緣諸仙丈得無動念乎願丐珠
玉數聯俾持歸人間以爲奇玩亦斯文盛德美事也
未審許之否乎皆笑曰吾輩久不作世人語當何言
耶於是清碧親隸幔亭遊三字於卷端不芒道人方
方壺寫幔亭遊圖于其次紫霄上相玉蟾白真人攜

雄詞揆天藻，述慢亭遊序一篇，文多不載。諸仙遂次第賦詩，捷若風雨，而閑閑宗師具金節爲之倡曰：曾祝蕃釐侍尚友，紫壇清夜醮虛皇。奎章已拜看雲賜，真境空餘煮雪房。物外烟霞端可樂，人間富貴久相忘。而翁著述遺書在，石室開時更慎藏。貞居外史勾曲張伯雨亦賦云：良常整別武夷遊，爲訪名山洞府幽。行處獨携千歲鶴，歸時自控五花蚪。經多傳註真成贅，道在希夷信莫求。泉石鄉中多勝槩，可能來此事藏脩。上清外史薛玄卿繼之以句云：綠荷衣上帶雲霞，誤入玄洲外史家。青鳥近傳王母信，蒼龍遙引木郎車。相逢只恨仙凡隔，歸去寧愁水陸賒。儒道異門非確論，臨風爲子一長嗟。

湖山水月道人宰淵微吟曰

先生著述勝古人，予奪去取皆通神。獲麟聖筆久已絕，未學剽竊儔其真。惟公特起精凡例，迂誕一空穿鑿廢。竒文未許世流傳，幽隧重教石封閉。先生已是列仙儒，古體親煩漢隸書。遙知真向茆齋裏，夜夜虹光貫紫虛。

開府真人王溪月歌云

武夷先生洞天住，閉戶窮經辯經註。東海人爭重管寧，南州士競推徐孺。尊王賤伯心何勞，詞嚴義正明秋毫。奸弓已受斧鉞戮，善也還蒙華袞褒。既成琢愛比金玉，固鎖重封墓山麓。埋藏此日閔靈蹤，誦讀何年載人腹。鬼守不謹蛟出遊，石函一夕隨奔流。先生大恨呼族子，函以土石填巖幽。因茲

得至清虛境好斷塵緣發深省莫向人明恣火坑
幻身渾似浮漚影玉蟾仙翁宋碩儒上卿貴重元
鉅夫玄義詞翰古難有伯雨文章今絕無湖山水
月烟霞老羽客之中詩更好虎卧龍跳筆似飛萬
斛珠璣即時掃羣公總是宋元人駉鷲翳鳳為仙
真千生萬劫難得見如何一旦皆相親蹇余謬忝
官開府至正年間棄塵土武夷天目長往來獨與
而翁早為伍渠歸努力毋蹉跎流光日日如擲梭
北邙山上舊墳少聞道新墳今更多

詩成俱親筆一揮文不加點正傳玩間忽園一道人
李王成虛一先生趙嗣珙金淺羽人查廣居無為子
張信甫至伯雨曰竒事竒事遂以卷呈之四人題詠
查先賦曰

騎得遼東一鶴回十年又見碧桃開誰家小子如
方朔偷向碧桃樹下來

無為子詩曰

得道俱為蓬島客長生已作洞天賓如何却起九
間念更寫雲鶴贈此人

園一先生題云

至人收視息恬澹養希夷萬物皆芻狗此身真若
遺大道無終始時運有盈虧寄言學仙子試向竅
中窺

虛一亦從而作曰

好山遠凝黛弱水難勝載流響聞天風聽輪弭飛
蓋因逢世間人聊問今何代
寫畢清碧笑謝諸仙扶掖而出僕成拜受什數辭歸

清碧使人迭出洞口倏忽不見回顧四山蒼然榛莽
惟錦軸爛爛囊間還覓小舟尚維故處僕成後抵家
即往玉笥覆箱之下訪之果有偃松欹于允竇之側
一石函封開甚固為山水所衝欲墜未墜橫枕松根
僕成以繩懸下巖底藥土塞之而加以石焉自爾之
後容貌光澤行步如飛蓋啖異饌所致越數年乃棄
妻子携仙跡遨遊名山罕與人接惟龍虎盧大冶高
士與交最密始以卷示盧為盧言如此盧遂摹三字
於仙巖石間且錄其詩文似天師天師求卷不能得
盧死僕成偃偃無所依亦化於山中將化前一夕風
雷攝其卷去次午竟逝七日而顏色不變股體不僵
目光不毀識者以為遇仙屍解云

○胡媚娘傳

黃興者新鄭驛率也偶出夜歸倦憩林下見一狐拾
人髑髏戴之向月拜俄化為女子年十六七絕有姿
容哭新鄭道上且哭且行興尾其後覘之狐不意為
興所窺故作嬌態興心念曰此奇貨可居乃問曰誰
氏女子敢深夜獨行乎對曰奴杭州人姓胡名媚娘
父調官陝西適被盜於前村父母兄弟俱死寇手財
物為之一空獨奴伏深草得存殘喘至此今孤苦一
身無所依託將投水而死故此哭耳興曰吾家雖貧
賤幸不乏饘粥荆妻復淳善可以相容汝能安吾家
乎女忍淚拜謝曰長者見憐真再生之父母也隨至
興家復以前語告興妻妻見女婉順亦善視之而興
終不言其故時進士蕭裕者八閩人新除耀州判官
過新鄭與新鄭尹彭致和為中表兄弟因訪致和致

和宿之館驛黃興供役驛中見裕年少送客非端士且所携行李甚富乃語妻曰吾貧行可脫矣因欲動裕數令媚娘汲水井上使裕見之裕果喜其艷也即求娶為妾興曰官人必欲娶吾女非十倍財禮不可裕不吝傾貲成之勢以抵任媚娘賦性聰明為人柔順上自太守之妻次及眾官之室各奉綠羅一端臙脂十貼事長撫幼皆得其歡心由是內外稱譽人無間言其或賓客之來裕不及分付而酒饌之類隨呼即出豐儉舉得其宜暇則躬自紡績親繰蠶絲深處閨房足不履外闕裕有疑事輒以俗之即一一剖析曲盡其情裕自託得內助而僚察之間亦信其為賢婦人也未幾藩府聞裕才能檄委催糧于各府媚娘語裕曰努力公門盡心王事閨闈細務妾可任之惟

當保重千金之身以圖報涓埃之萬一慎勿以家自累也裕領之而別因前進宿于重陽宮道士尹澹然見之私語裕吏周榮曰爾官妖氣甚盛不治將有性命之憂榮以告裕叱之曰何物道士敢妄言耶是年冬末糧完回州署事屆春暮而裕病矣面色萎黃身體消瘦所為顛倒舉止倉惶同寅為請醫服藥百無一效然莫曉其治疾之因周榮忽憶尹澹然之言具白于太守太守以問裕裕曰然於其謂同知劉恕曰蕭君卧病皆云有祟吾輩不可坐視劉曰盍請尹道士而治之乎守即具書幣遣周榮賚詣重陽宮請澹然澹然曰渠不信吾語致有今日然道家以濟人為事可吝一行乎便偕榮至守出迎以裕疾求救為請澹然屏人告守曰此事吾久已知彼之宅巷乃新鄭

北門老狐精也。化爲女子，惑人多矣。若不亟去，禍實
匹。測守驚愕曰：蕭君內子，衆所稱賢，安得遽有此論
哉。澹然曰：姑俟明朝，便可見矣。乃就州衙後堂結壇。
次日午，澹然按劍書符，立召神將。須臾，鄧辛、張三帥
森立壇前。澹然焚香誓神曰：州判蕭裕爲妖狐所惑，
煩公等即爲勦除。乃舉筆書檄付帥，帥持去。其文曰：
上清殺伐雷府分司，照得二氣始判而天高地下，
自此奠其儀，三才已分而物化人生，亦各從其類。
念幅圓之既廣，慨狐魅之滋多。緝木葉以爲衣冠，
鬪骸而改貌，擊尾出火以作祟。聽冰渡水而致疑，
所以百丈破因果之禪，大安入羅漢之地。再思多
倭難逃兩脚之譏，司空博聞能識千年之恠。况蕭
裕乃八閩進士，七品命官，而敢薦爾腥臊，奪其精

氣，投身驛傳之率，作配縉紳之流。恣烏合而弗慚，
懷豕心而未已。綏綏厥狀，紫紫其名。過可文乎，言
之醜也。郡城隍失於覺察，權且姑容。衙土地乃爾
隱藏，另行究治。其青丘之正犯，論黑簿之嚴刑。押
赴市曹，斃于雷斧。使虎威之莫假，庶兔悲而有懲。
九尾盡誅，萬劫不赦。耀州衙速令清淨，新鄭驛求
絕根苗。長閉鬼門之關，一準鄴都之律。布告廟社，
咸使風聞。
俄而黑雲滂墨，白雨翻盆。霹靂一聲，媚娘已震死闌
闌矣。守率僚屬往視，乃真狐也。而人鬪骸猶在其首。
各家宅眷急取其所贈諸物觀之，其綠羅則芭蕉葉，
數番臙脂則桃花瓣。數片以示於裕，裕始釋然。尹公
命焚死狐瘞之僻處，鎮以鐵簡，使絕跡焉。然後取丹

砂蟹黃篆笏與裕服而拂袖歸山飄然不顧矣格疾
愈始以娶媚娘事告太守遣人於新鄭問黃興興已
移居家道毀富不復為驛卒蓋得格聘財所致耳始
略言嫁狐之實於人詢者歸具以告太守衆乃信狐
之善惑而神澹然之術焉

新編剪燈餘話卷之三

此卷之末也其後尚有卷之四卷之五卷之六卷之七卷之八卷之九卷之十卷之十一卷之十二卷之十三卷之十四卷之十五卷之十六卷之十七卷之十八卷之十九卷之二十卷之二十一卷之二十二卷之二十三卷之二十四卷之二十五卷之二十六卷之二十七卷之二十八卷之二十九卷之三十卷之三十一卷之三十二卷之三十三卷之三十四卷之三十五卷之三十六卷之三十七卷之三十八卷之三十九卷之四十卷之四十一卷之四十二卷之四十三卷之四十四卷之四十五卷之四十六卷之四十七卷之四十八卷之四十九卷之五十卷之五十一卷之五十二卷之五十三卷之五十四卷之五十五卷之五十六卷之五十七卷之五十八卷之五十九卷之六十卷之六十一卷之六十二卷之六十三卷之六十四卷之六十五卷之六十六卷之六十七卷之六十八卷之六十九卷之七十卷之七十一卷之七十二卷之七十三卷之七十四卷之七十五卷之七十六卷之七十七卷之七十八卷之七十九卷之八十卷之八十一卷之八十二卷之八十三卷之八十四卷之八十五卷之八十六卷之八十七卷之八十八卷之八十九卷之九十卷之九十一卷之九十二卷之九十三卷之九十四卷之九十五卷之九十六卷之九十七卷之九十八卷之九十九卷之百卷



110X
339
2